

年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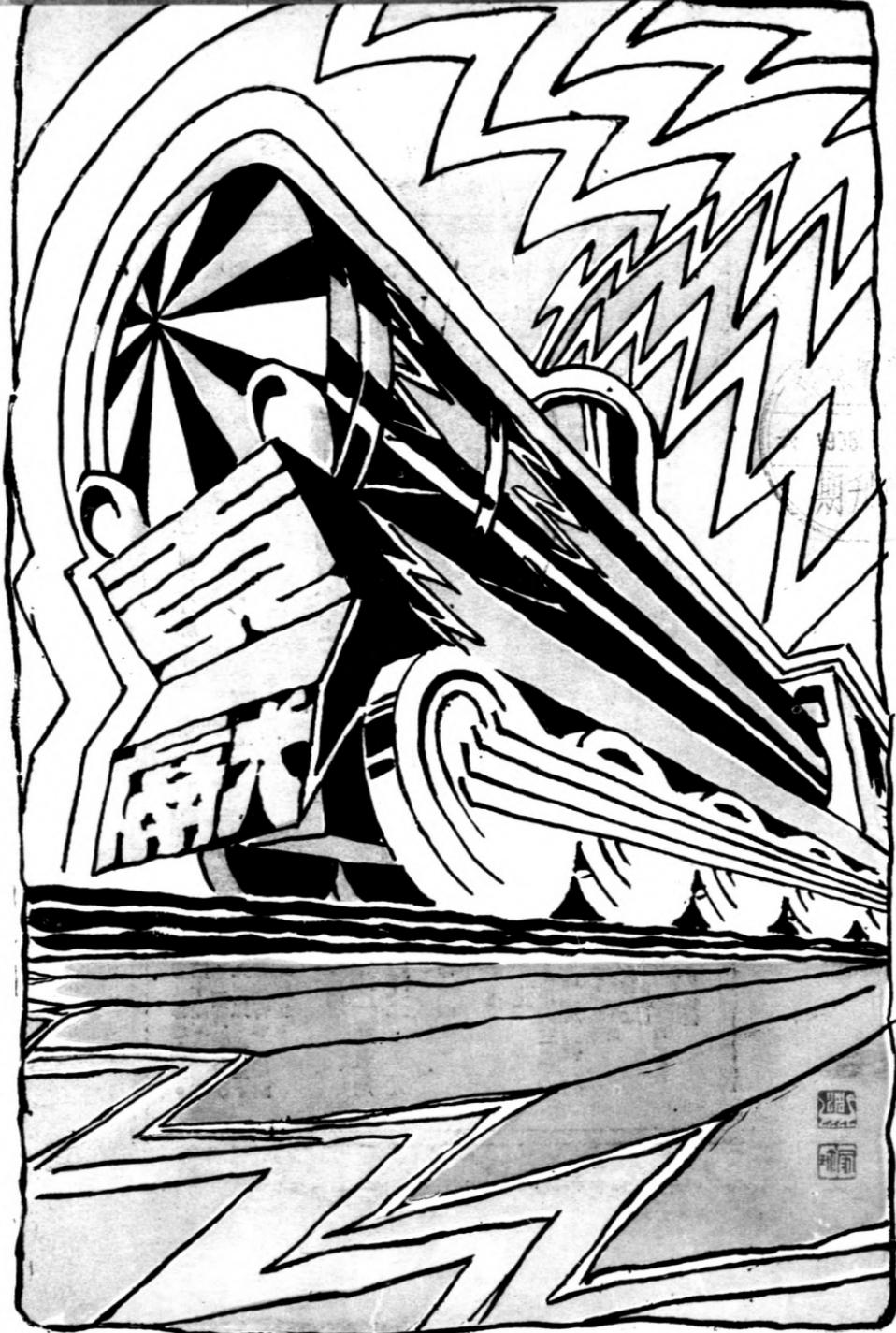
期

2

2

第

第



貢獻旬刊 第二卷 第二期(即11期)目錄

前進(封面)

總理銅像

憶總理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上)

日本第一次普選的戰績觀察

文藝的主觀與客觀及其爭端

漂泊

小品三則

羅希福哥爾德格言二十五則

離愁別夢(法行通信第六)

林風眠個人展覽會

介紹『新生命』

四川生活底一斑

我覺醒時

噢上帝的與喫耶穌的

王靜遠女士雕并攝

劉既漂

何香凝

陳公博

沈端先

陳醉雲

小 鹿

江紹原

失之譯

傅 雷

荆有麟

雲 章

蒲伯英

張 珏

林語堂

李建新

——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自第二

卷第一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

動，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會定十

期二十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

期後再議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冊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六冊大洋三元

元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本代 開明書店 泰東圖書局

埠派 新月書店 春野書店

處 光華書局 亞東圖書局

中華書局 內山書店

現代書局 真友圖書印刷公司

高小畫室



# 憶總理

何克敏

現在快要到總理逝世的三週紀念了，我們沉默的追念着總理幾十年來革命的精誠，和爲民衆而奮鬥的苦心，以及致總理於不起的病，都不禁有一種很沉痛的回憶。

總理的病，所以會到不起，其原因固然是爲急於北伐，希望國民革命早日成功，使三民主義得以實現。而要點呢，就是在當日的三個事實上，都不能使總理的願望得滿足。

一，本黨黨員不遵守紀律，和對總理主義沒有確切的認識。

二，當時在廣東的軍人楊劉等不服從命令。

三，北洋軍閥段祺瑞等尊重不平等條約。

有了以上三個原因，所以總

理才至於病，才至於不起。當日在廣東的軍人，曾有一句話是：「有一分錢，打一分戰。」總理聽了這樣的話，心裏是很生氣的。所以總理會當着楊希閔的面說：「你戴了國民黨的帽子，不服從黨的命令。」但同時總理就知道，革命成功要希望這般人是絕對靠不住，而總理的病根也因此就種伏下了。

總理爲要彌補第一項黨員不遵守紀律的缺點，所以才有十三年本黨改組的事實。爲要彌補第二項軍人不服從黨的命令，要養成真正的革命武力，所以繼任命蔣介石同志創辦黃埔軍校。爲要擴大黨的宣傳，喚起全國民衆，所以繼至北京。在那時候，北方軍閥蹂躪下的民衆們，對總理歡迎得那樣熱烈！大家都以爲總理此一次的北上，很可以使他的主張實現了。那裏知道：段祺瑞及張作霖等沒有謀國之誠，仍向帝國主義者低首下心，佯佯復復的，去尊重東縛我們的平等條約，而使總理的病因此加劇，因此而起呢！在總理臨終的時候，口裏猶喊着：國民救國！國民奮鬥！慈悲廣大的呼聲！餘音如在，我們未死的同志，應如何的拚命努力！

現在本黨軍事發展得這樣快，一年多期間，統轄了十餘省。北方奉逆軍閥雖尙在拚命掙扎，然而北伐的成功，

也不過早晚間的事。要是總理不死，看見了本黨發展得這樣很快的情形，他心頭一定覺着安慰。但是真的是這樣嗎？總理一生的目的，始終是在喚起民衆，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現在本黨的勢力，固然是很發展，不過我們且四面看一看我們的民衆，他們曾解除了他們的痛苦沒有？他們曾得到本黨給予他們的一點利益沒有？如果民衆還在痛苦，還沒有得到本黨給予他們的一點利益，那末即使即刻就統一了中國，而我們所希望的平等自由，仍是未嘗求到的。並且即使求到，也不過是最少數人的平等自由而已。

所以我們不要以爲統一了中國，便算是國民革命成功。我們必須知道：要打倒了帝國主義，取消了不平等條約，求到國際上，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平等，然後才算國民革命成功。但帝國主義這一個稱號，許多人都誤認以爲是行帝制的國家，其實那裏是這樣簡單呢？固然行帝制的國家，可以稱之爲帝國主義，而實際我們所說的帝國主義，是不論她是不是行帝制的國家，凡是一個民族，以她自己的政治，經濟手段，來侵略壓迫別的弱小民族，使別的弱小民族，工商業和農業不得發展，而長久拘處於被宰割者的地位，即是帝國主義。

其次：我們又說到「打倒帝國主義」的這一個口號，現在一般人對她都很懷疑，以為是本黨容共後纔有的。其實我們若是仔細追究一下她的歷史，那末必定就知道：她是本黨未容共以前的副產物，而不是什麼容共後才有的舶來品了。我記得在民國元年南京政府初成立的時候，總理演講，就親自提出了三個要點來，首先第一個是抵抗列強，第二個是取消不平等條約，第三個是取消領事裁判權。我們由這三個要點裏面，就可以知道總理苦心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倒滿清，而最要緊是在要打倒一切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了。過後接連着總理又演說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當時就有幾個同志對總理說：現在我們可否不要說抵抗列強，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話，免得引起列強反感。並且可否暫時不要說民生主義的話，以免資本家疑懼，而不在中國置產投資。總理就很生氣的對廖，胡，汪三位先生說：我要是不為民生主義，不為取消不平等條約，我就用不着費盡苦心去革命！我所以不避艱苦的去革命，就是為要實行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因為民生主義，纔是解放中國民衆的出路。後來民國十二年廣州商團謀亂，外艦包圍白鵝潭，於是總理就毅然提出這個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來了。所以我們大家同志要知道：這一個口號，是本黨未容共以前就有的口號，而不是什麼容共以後才有的。所

以我們應該毫不遲疑的，努力向前以求這個口號在事實上的貫徹，然後才對得起總理。又總理在遺囑上也曾教我們說：「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不是要我們打倒帝國主義，是什麼？

末了我要向我們本黨同志所說的幾句話是：

一，不要忘了總理苦心革命的目的。

二，不要忘了中國國民黨，是代表中國民衆的黨。

三，不要忘了國民革命還沒有成功。以上我所以要希望我們同志對於這三點不要忘的話，是因為我們如果真實的紀念總理，那末我們就應該紀念到總理的病，和總理的死，同時就應該擔負起總理未竟之志和未竟的工作來，堅忍卓絕的，邁步往前進！而把以上的三點從事實上做出來。又總理叫我們要喚起民衆，那末未被喚起的民衆，我們應該怎樣很懇切的去喚起他們。已被喚起和追隨着本黨努力的民衆，我們應該怎樣很切實的去安慰他們。使民衆不致離開黨。使黨不致離開民衆。然後把國民革命的全功完成，纔對得起民衆，對得起黨，同時也纔對得起總理。

未死的同志們啊！現在一部分的民衆，已經是知道他們所受的痛苦，和被壓迫的原因了，他們爲了要競爭他們的生存。所以他們很熱烈的站在本黨的旗幟下來，願意聽受黨的指揮，求他們所需要的利益。我們是受過總理付託，和黨的付託的人，對這些可愛而勇敢的民衆，我們應該怎樣的去安慰他們。



# 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

陳公博

## 第一，國民革命的危機

自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至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這個時期可以喚做國民革命中興時期；自國民政府成立以至出師北伐，這個時期可以喚做國民革命全盛時期；自北伐以至南京特別委員會成立，這個時期可以喚做國民革命危險時期。這三個時期的變遷，當然各有其時代的背景，絕不能談之於運命論。國民革命的中興和全盛兩個時期，我可讓之編國民黨史的來論斷，我這篇文章單單敘述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指出我們的錯誤，供我們同志和關心國民革命的來參攷。

開宗明義，我們首先要明白的，凡是一個革命，不論

其為一個革命黨或是一個革命黨人，理論和行動絕對不能矛盾，如果矛盾的絕對不能成功，並且根本不能成其為革命黨。其次則一切行動應該站在革命的立場，而不應該站在黨的立場。違反了這個原則，革命的力量必然分散，衝突，以至於分崩離析。我們平心靜氣觀察我們的過去工作，理論和行動矛盾的地方很多。自北伐到達長江以後，更處處暴露本黨的弱點。我預測我們的失敗，實非在於今日，而在兩漢克復武昌未下之時。本年三月間我在南昌發表『回到黨裏去』一文，更大膽的斷定我們必有今日的失敗。我并不願在事後發出不負責任的言論，但當時的事實已經明白告訴我們，而且我的感覺實在已經觸動我的心靈，到了這樣最後的判斷，這是無可諱言，而且我相信有

許多同志的感覺也和我如出一轍的。

### (A) 共產黨的背叛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的失敗，我們國民黨員當然不能諉過，而負最大責任的，尤是與國民黨合作的共產黨。我在今日敢武斷一句，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其動機是參加國民革命，而結果加入國民黨的行動是背叛國民革命。照共產黨的理論，共產黨所代表的是無產階級（純粹產業工人），然而攷察中國的實況，共產黨不獨不是代表中國的無產階級，其結果反足妨害中國無產階級的生存。第一中國所謂產業工人不過二百七十萬，共產黨藉數年國民黨政治掩護之力，人數突飛至四萬餘。此四萬餘人半數為小資產階級之學生，二百餘萬之工人固然已超出能夠容許共產黨活動之範圍，而小資產階級的學生，其目的只在攘奪政權，根本不知工人的真正利益。第二在半殖民地而且在農業破產的中國，產業工人的工資，等於中等階級職業的報酬，在工作上雖為勞力之工人，而在生活上則與小資產階級相等。有此兩種原因，共產黨不能不含有之部隊，出其全力以奪政權。所謂土地革命種種標語，純粹為其口頭禪，而其真正之目的，仍欲在國民黨手裏奪取政治的權力。至於今

日，暴動，搗亂，殺人，放火，則竟離開革命立場，民衆利益，更無所謂目的。

我在十二年春間首次會晤蘇俄駐華代表越飛於日本的東京，越飛告訴我們蘇俄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為完成中國國民革命，而且越飛更鄭重的說中國只有實行總理的三民主義，絕不能行共產主義。當時我很好奇蘇俄只有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什麼共產主義，我問越飛蘇俄希望共產主義何時在俄實行，越飛只是搖頭不答。我問越飛六十年共產主義在俄能實現嗎？越飛回說不能。我更問一百年能實現嗎？越飛說還是一個疑問。當時廖仲愷先生曾以很滑稽的態度對我說，「我們且做現在的革命黨，不要做一百年後的革命黨，我們努力實行三民主義，不必再討論罷。」所以當日我相信共產黨的確有盡力國民革命的動機，對於共產黨也抱有相當的希望。

我於十四年四月回國，參與撲滅楊劉之役，六月改組國民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同時復因五卅慘案，舉行省港罷工。但不久我便接有報告，共產黨不願國民黨領導此次大罷工，務於省港罷工委員會之上，冠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名義，就因為當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為共產黨所操縱的緣故。及廖仲愷先生被刺以後，我繼任中央黨部農工部長，

更接有報告，共產黨會通令共產黨籍的農民運動特派員，所有重要報告只要報告於共產黨而不必報告於國民黨。當時我會拿了共產黨的兩個通令和鮑羅庭辯論，我很沉痛的說：「如果這兩個通令是偽造的，我便沒有話說。如果是真的，那麼共產黨對於國民黨應否有此？即就我本人立論，如果不拿這兩個通令公開，我即失了國民黨員的立場，如果公開，馬上足使兩黨分裂，而危及革命的進展。」鮑羅庭承認這是共產黨的幼稚行動，並承認以後當為勝格的糾正。此為我發覺共產黨背叛國民革命的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對共產黨的失望。

十五年出發北伐之前，事前我獲有共產黨的基礎計畫，第一共產黨擬以兩湖及河南作共產黨的根據地，第二在長江流域共產黨所注意的為上海和漢口。我們出兵的地域是湖南，而第一期的軍事目的是武漢，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在在都足以和共產黨發生工作上的衝突。七月中旬我和鮑羅庭作第二次的辯論，而辯論的焦點第一是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第二是共產黨所主張的階級爭鬥。我對於第一問題的主張，是：

「無論那一個革命，若要成功，首要確定革命的領導權；而革命領導權的誰屬，則不能不看人民的需

要。中國目前如果需要共產革命，則革命領導權當然屬於共產黨，國民黨無可與爭。中國如果需要國民黨革命，則革命領導權，當然屬之國民黨，共產黨不能攘奪。否則革命惟有失敗，終至覆亡。照我的觀察，中國共產黨縱使不至攘奪中國國民黨的領導權，也有企圖共同領導的趨勢。自國民黨改組以至今日，國共兩黨惹起無數糾紛，分析原因，固由於爭羣衆，爭農工，而綜合起來，不過一言蔽之，爭革命的領導權罷了。我以為對於此點，如果沒有相當解決，所謂聯席會議，所謂互派代表，都是空言，結果惟有失敗。我的第一主張，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應該專屬於國民黨。」

我對於第二個問題的主張是：

「階級爭鬥是一種事實。如果有階級爭鬥的事實，我們反對也會爭鬥。如果沒有階級爭鬥的事實，我們就是拚命提倡，也鬥不起來。照馬克斯的觀察，階級爭鬥自有牠的歷程，其最要條件就是中等階級消滅，使社會上祇餘一個有產階級和一個無產階級，形成兩大壁壘，然後始謂之科學社會主義的階級爭鬥。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產業工人的無產階級僅

有二百七十萬，我們目前絕不能單注意二百七十萬人的利益而犧牲三萬萬九千餘萬人的利益。此二百七十萬的無產階級，數量既非廣大，其質量到底幾何能夠做社會革命的部隊，很成一個疑問。至於中國的有產階級，我只能論之為有錢的個人，決不能叫他們為有產階級，因為他們沒有經濟政治的組織，尤其沒有操縱社會生產和消費的權能。實際支配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有產階級。所以就中國來說，有產階級也沒有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也沒有組織和訓練，而最足影響中國社會的還是宣告中立的中等階級。中國現狀如此，如果提倡階級爭鬥，其結果形成多數階級的混鬥。此種階級混鬥的終極，第一使民族主義破壞，演成國民革命的危機。第二使小資產階級脫離革命陣綫，減少社會的資本。第三使社會多數階級相互仇視，民權主義無法實施。第四生產低落，無產階級愈減功能，一方面不能建設國家資本，一方面更足妨害民生主義的萌芽。而且我對於馬克斯，嚴酷的批評，就是馬克斯僅根據當時大資本吸收小資本的理論，推論中等階級自然消滅。而不知歐美資本主義者近二十年的工作，就是專製造中等階級。我對於共產黨的批評，他們忘

卻中等階級所以能為無產階級的部隊，因為他們被大資產階級壓迫消滅。反轉過來他們硬欲拿無產階級力量把中等階級消滅，結果反驅中等階級站在有產階級的壁壘。」

我們辯論了兩小時，鮑羅庭對於第一問題，口頭上承認國民革命領導權當然屬於中國國民黨，然而并無具體的方法。對於第二問題，始終贊同階級爭鬥，而否認階級混鬥足以釀成國民革命的危機。至此我斷定共產黨拋卻其元祖馬克斯之唯物史觀，已經入了唯心派的無政府主義，這是我第二次對於共產黨的失望。

及至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我從南昌回到漢口，其時國共兩黨已經到了不能不分的時期。十三日共產黨發出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十五日國民黨通過制裁共產黨的決議。十三夜譚平山還找我作最後的談話。此一段談話可以當國共分裂的最終談話，也可以當我和平山兩人一段決別的談話，我以為很可以紀述供別個同志的參攷。

我說：『現在國共已到不能不分的時期，我們是十年的老友，并且是三年來在國民革命共同工作的同志們。今日共產黨已發出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則他日我們能否相見，很成一個疑問。今日我們談話，你應該離開共產黨的

地位，我也離開國民黨的地位，以純粹革命黨的資格來談話。因我相信我們為革命並且為羣衆的需要而革命，斷非專站在黨的立場而革命。其次今日談話的焦點我專討論國民黨的領導權和農民暴動沒收土地的方法，其他枝節，我們當擱而不談。」

平山說：「這是我同意的，對於第一問題，革命領導權當然屬於中國國民黨，但今日有一先決問題，則中國國民黨到底尙能否革命？中國國民黨能不能代表農工及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建設一個狄克推多的政府？」

我說：「如果談到這個問題，以我隸於國民黨的立場，當然否認你的疑問。而且能不能革命是人的問題而不是黨的問題。若就個人立論，我不能肯定國民黨人個個能夠革命，但同時你也不能肯定共產黨人個個能夠革命罷！但現在我姑且承認國民黨不能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以建設強有力的政府，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呢？」

平山說：「那麼我們應該改組國民黨，或另組第三黨。」

我說：「改組國民黨或另組第三黨，我以爲也有相當討論的價值，但到底中國共產黨還應否存在？」

平山說：「中國共產黨還應該存在。」

我說：「我們離開黨的立場討論，就工作方面觀察，我見不着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什麼分別。國民黨要國民革命，共產黨也要國民革命。國民黨的成分是農工和小資產階級，共產黨的成分也是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現在既認國民黨不能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才要改組或另組第三黨，那麼這個改組的國民黨或第三黨當然可以實際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我不懂的爲什麼共產黨還有存在的必要和理由？」

平山說：「因爲恐第三黨不能真正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不得不拿共產黨來推進這個第三黨。」

我說：「你這種理論，完全證明共產黨不肯放棄國民黨革命的領導權。我們既以國民黨不足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所以要改組或甚至另組第三黨。現在我們又不能信任第三黨，必須再以共產黨的組織來推進，那麼不難又以第三黨不足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而組織第四黨，或更組第五黨第六黨。這種奇異的推進絕沒有窮期，而國民黨的壽命已爲此一組再組所消滅。」

至此我已承認對於共產黨討論國民黨的領導權，已無可再談，我們於是再進而談共產黨以農民暴動沒收土地的方法。

我說：「今日國共所爭的焦點，除了爭奪領導權之外，要算土地問題。國民黨的主張是以政治的方法來解決，共產黨的方法是農民暴動來沒收。今日土地問題已不成問題，只在解決此問題的方法。資本主義的英國已適用軒利佐治一部分的方法，希臘土地有相當的解決，至於蘇俄也由耕者有其田的臨時策略，企圖移轉土地的所有權於國家。但就我個人的經驗，中國土地問題，不在於耕作的土地，而在於耕作的資本。河套甘肅，豐腴土地，寂無人耕，察哈爾每畝土地不過七角，張家口附近則竟值兩角，黃河以北，我以為絕不成爲問題。至於黃河以南，我們也知人浮於地，但我居住江西三月——江西當然可以代表長江的農業區，據我調查，滿千畝者全省不滿十家，滿五百畝者平均每縣不滿三家，滿一百至二百畝者平均每縣不滿五家。此所謂一家的人口平均皆有十人至二十人。如果說到純粹的沒收，則此種人家自己分配，每人也不過十餘畝。如果說到有土地的大罪，則暴動起來沒收土地，也不過移轉私人土地的所有權，對於國有土地，還是很遠很遠。我以為在長江以南解決土地問題，只有待革命完成，第一將過剩的人口移授於北方，其次則速行建設國營企業，消納無土地的農民。否則甲攘乙奪，暴動將無窮

期，而革命政權將亦隨暴動而失落。」

平山說：「有歷史到現在，沒有以政治方法解決土地問題的前例。只有以農民暴動起來沒收。」

我說：「如果能一次暴動來解決土地，我也相當的贊同，因爲革命也是暴動，不過革命是有計畫的有條理的，暴動是無計畫的無條理的。然而照我的經驗，和我在長江流域的觀察，決不能以一次的暴動解決土地問題。并且中國的農民問題，還有耕作的知識問題，地方自治問題，決非單簡的分配土地可以解決。」

平山說：「如果一次暴動不能解決，則當爲第二次的暴動。」

我說：「如果第二第三次暴動都不能解決，那麼再用何種方法？」

平山說：「由第二次以至無數次的暴動，必以農民自己能夠解決爲止。」

我說：「你的理論是你自己的理論呢還是莫斯科的理論呢？」

平山說：「這是莫斯科的理論。」

我說：「如果這是你的理論，我也不再辯論。如果是莫斯科的理論，那我不能不加以糾正。我們要知道我們爲什

麼要革命？就因為要解除民衆的痛苦。但革命期間，當有革命的損失，例如生產的停頓和生活的變化，就是革命的損失。革命會不會失敗，完全靠着革命後的措施，如果革命後能維持秩序，填補損失，革命即可成功。如果革命以後，不能維持秩序，不能填補損失，反動即可突起。我個人不承認反動是一個壞名詞，因為革命沒有方法和沒有力量才有反動，如果革命有方法有力量，反動必無從而起。像你所說一次暴動不能解決，可以第二次暴動。第二次暴動不能解決可以第三次以至無數次的暴動。那麼恐怕第三次暴動還沒有起來，四方八面已起反動。我的所謂反動，並不單指反動派這樣簡單，就是革命黨的本身見沒有方法可以維持革命的力量，也會反趨於反動的傾向。根本一句話，關於土地問題，國共兩黨的方法完全不能相同。共產黨爲什麼主張農民暴動沒收土地？就是信任國民黨的方法，換一句話就是破壞國民革命的方式。」

上一段談話，是我和譚平山最終的談話。（現在開譚平山已被共產黨開除，不知道他的主張還是不是一樣。）我對於共產黨已完全失望，進而至於絕望了。概括起來。共產黨的工作，第一其理論和行動無往而不矛盾，第二其一切動作完全舍去革命的立場而單站在黨的立場。一方面

失卻時代的革命性，一方面根本失其爲革命黨。例如他們的理論，以爲目前革命應以農工和小資產階級同盟，參加國民革命應該和國民黨合作。然而他們的行動，因爲中國沒有大資產階級，在湖北湖南專和小資產階級挑戰，甚至對小資產階級爲極端的壓迫，惹起社會經濟的空前的恐慌。一方面訓令黨員對外宣傳三民主義，以示和國民黨爲密切的合作，一方面則指導黨員嚴酷的批評三民主義爲不徹底的主義，使黨員意識進退失據，無所適從。最矛盾尤其是莫斯科的決議案，每一次均訓令黨員扶助國民黨的左派。鞏固國民黨的中堅，而同時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優秀分子，皆用壓迫引誘的方法，使之加入共產黨，搖動國民黨中堅的壁壘。這種理論和行動的矛盾。完全失卻革命黨的立場。迨南昌葉挺賀龍的叛變，共產黨殆已公然背叛國民革命，走入不能生存的絕路。他們在廣東海陸豐組織蘇維埃，十二月十一日在廣州的暴動，專以殺人放火爲他們力量的表示，是共產黨只知有黨而更不知有革命，只知向國民黨報復，更不知有所謂唯物史觀。總括一句話，共產黨自南昌變亂以至今日，眼中已沒有革命，沒有民衆的利益，沒有所代表的農工。他們不只背叛了國民革命，而且背叛了他們元祖馬克斯的學說。歸結來說，他們自始至

終，都違反了理論行動不能矛盾和不應站在黨的立場的原則，甚至由革命的動機入於反革命的行動，不過最痛惜的就是國民革命因此陷於中斷的危機，使國民黨也陷於理論和行動矛盾的敗局罷了。

## (B) 對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 (一) 對帝國主義的矛盾——

在目前我個人最感覺痛苦的，如果要國民革命成功，非打倒帝國主義不可，但同時如果要國民革命成功，非妥協帝國主義不可。我這句話表面觀察，很似乎矛盾至於不可解釋。但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的確如此，不容偏諱。我們在廣東奮鬥的時期，對於這一點還沒有深切的感覺，自從革命軍到達長江以後，我們已避不了這種矛盾了。

對於打倒帝國主義的理論，我知道任何同志都已明白。但有一點我們最要明白的，打倒帝國主義，決非簡單爭政治上的自由，最要目的還是爭經濟上的自由。租借地和租界的可惡，不在於領土權的喪失，而在於握了對外經濟咽喉的海口。關稅協定的可惡，不在於外人做了稅務司稅務員，而在於稅率之不自由。領事裁判權的可惡，不在於司法權之受剝奪，而在於本國人民財產之不能受我國

法律保障。我們更要明白的，一切政治都根據於經濟，如果沒有經濟的自由，絕對談不上政治。今日所謂主義，所謂政策，實質說一句話，無非拿來解決經濟的問題。假定今日一切衣食住行都解決了，我敢決其更不用着研究主義和政策。所以為求民衆的經濟解放，先要要求中國的自由平等。為要中國的自由平等，先要打倒帝國主義。

然而目前最感痛苦的，普遍的民衆已了解了反抗帝國主義的意義。但還沒有反抗帝國主義的準備，我們黨和政府也始終沒有反抗帝國主義一貫政策的指導。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的失敗，在長江下游，單對帝國主義妥協，而沒有整個的妥洽策略。在長江上游，單對帝國主義退卻，而結果紊亂退卻的步驟，以至民衆對於革命，完全失去信仰，最熱誠的革命者也意志動搖。我每從客觀分析國民革命中挫的原因，無反抗帝國主義的準備工作，是最大原因中的一個。

於此，在我繼續述明我們沒有反抗帝國主義的準備工作以前，關於外交策略我不能不補述的，就是在國共合作的當時，最足危及國民革命的就是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蘇俄自被中歐和波羅的海沿岸的小國封鎖以後，——自然英法等國為發蹤指示的主人，已萃其全力向東方進行，當時

的政策，叫做「到東方去」的政策。牠的計畫對日極端妥洽，深欲構成中俄德日的大同盟，想以德的機器供給中德，以中俄的原料供給德日。他們在俄日協定的當時，已送了一批利益給日本，如樺太島的煤油礦權等。一九二七年又準備送給日本第二批的利益，如西比利亞森林權等。在蘇俄的意見，何嘗不以爲「以物質的實利換取外交的成功。以今日外交讓與博取明日之權利收復。」然而這種矛盾，第一危及中國的國民革命，第二犧牲了韓國的獨立自由。

我們要知道在素來獨立而且地大物博的蘇俄，讓與樺太的煤油權和西比利亞的森林權，本算不了甚麼一件大事。但中國已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國權自鴉片戰爭以至今日，喪失無餘，若仍與蘇俄的外交政策一致，是即等於辛亥革命要解除民衆痛苦，而首先承認不平等條約一樣。不但如此，日本在中國的大陸政策，在歐戰以前，牠的防禦綫是山海關，歐戰以後，牠的防禦綫已南下至黃河的濟魯。中國不對牠讓步也要保持長江的新利益，和滿蒙山東的舊利益；中國對牠讓步，牠更可藉此機會以擴張牠的把持長江流域和流域以北的利益。不管蘇俄的外交政策怎樣，日本終不肯犧牲其帝國主義的國際地位，這是顯而易

見的事，縱使田中不出而組閣，日本對華政策還是開變策不變的。

蘇俄外交的理論和行動既已到了矛盾不可解釋的地步，不但自己要對日讓步，更連帶而希望中國對日也讓步，並且要韓國犧牲其獨立運動對日讓步。一切所謂扶助中國的國民革命和聯合被壓迫民族的理論都在「對日讓步」的政策之下，完全犧牲。去年我在漢口碰見一個韓國革命黨人，他很沉痛的對於第三國際批評，說牠已經到爲外交而外交的境地，所謂聯合被壓迫民族的政策，已變爲永不兌現的口號了。我們現在擱置韓國獨立的問題不談，單說中國國民革命的險境。因爲對日妥洽的緣故，對於漢口日租界慘案，固然無從得到勝利，日本反而乘着我們的弱點，態度強硬，對我們提出道歉賠償損失的要求，這麼一來，國政府對於外交的地位，民衆的信仰，皆受一絕大的打擊。可是我們平心而論，爲什麼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會影響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爲什麼沒有獨立的外交？我們到底還應負很大的責任罷。

以上幾段因爲要說明我們反抗帝國主義沒有準備的工伴，連帶而述及莫斯科的東方政策。但是我并不重視這種外交，因爲外交策略可以隨時變遷，外間之壓迫雖時不

戰，但應付的方略依然在我。我所痛心還是國民只是了解反帝國主義的意義，而始終沒有感覺應有反帝國主義的準備。我們到達武漢以後，帝國主義者對我們會為消極反抗的總退卻。其結果直至我們無法可以救濟，以下一個簡表，可以證明帝國主義者在武漢的勢力：

(一)輸入的原料

原料	百分率	原料	百分率
(1) 煤炭	日本九十六	中國四	
(2) 五金	日本五十	英德五十	
(3) 布疋	日本七十	英國三十	
(4) 絨類	日本四十	英國六十	
(5) 煤油	美國六十	英國四十	
(6) 機器	英美德日	(沒有一定標準)	
(7) 電器	美德日英	(沒有一定標準)	
(8) 堅硬木材	英美五十	日本五十	
(9) 海味	日本九十八	中國二	
(10) 其他	日本五十	美英德五十	
(二) 長江的交通			
國屬	百分率		
(1) 英國	五十		

(2) 日本 二十五

(3) 中國 二十五

自前漢分立，中國輪船已不再行駛，獨有長江航行權者僅有英國之太古和檢甸公司及日本之日清公司。

(三) 工人的生活(專指隸屬外人的工廠和依靠交通為生沽者。)

(1) 碼頭業 二萬人

(2) 紗廠業 六千人

(3) 烟廠業 三千人

(4) 蛋廠業 五百人

(5) 機器業 一千人

(6) 麵粉業 一千人

(7) 其他 二千人

自帝國主義者實行退卻以後，連帶商業和手工業者失業的，去年五月間我約略統計，大概要救濟的約數是十二萬人。自然十二萬人失業當中，原因於「對資產階級矛盾的」也佔大部分。

以上的略表，為我在回憶中的統計。固然不能算為確據，但相差也不遠。武漢每月銷煤量自六萬噸以至八萬噸，為着帝國主義者的退卻，粵漢京漢兩路，大起恐慌。

兵工廠水電廠和其他商辦的工廠時時都有停工的危險。五金缺乏，兵器製造額也不如前，在北伐進展期間而至兵器的製造停頓，有多麼的危險。美孚和亞細亞計畫停業，長江上游幾乎入了缺乏夜間燃料的狀態。這是關於原料缺乏的一種恐慌。

其次對於長江交通，因為甯漢分立，招商和三北公司完全停了航。所餘僅太古棧甸和日清三公司的輪運。武漢的出口以棉花雜糧為大宗。自英美下了在長江的僑民總退出以後，太古和棧甸已預備停航，縱使不停航也停運商品，江漢關的稅務司有一天收過四百餘元的稅。長江上游的商業，可以說幾乎停止。這麼一來，已經沒有的社會經濟，完全破壞。政府的支出就是沒有超過收入一千二百萬，財政也無復可以維持。這是關於交通缺乏的一種恐慌。

其三，直接受帝國主義總退卻的失業工人不下三萬人。此三萬人急待救濟，以每人六元計，最低限度每月要十八萬元。如果平均每人假定每月收入十五元，實已每月喪失了四十五萬元。以喪失之數合之救濟之數，每月總和為六十三萬元，至於其他間接失業之七萬工人，尚不在此數之內。這是關於工人失業的一種恐慌。

但是以上所述的損失，我僅指武漢而言，混言之就是指湖北而言。湖南江西和四川的損失，還沒有人統計，長江下游自安徽以下，比較安靜，我沒得着統計的材料，不再參入本論範圍。可是於此我要補充一句話，假使甯漢不致分立，其結果又如何？我自己可以答覆：如果帝國主義依然對我們消極的總退卻，其結果也會一樣。最多航運當中，招商和三北公司不會停航，而原料的缺乏，失業的恐慌，不會因甯漢不分立而有滿意的現象罷。所以去年四月至九月的半年期間，工人和外交部所打的筆墨官司，外交部和外國領事所打的筆墨官司，都是要求外人復業，歸根一句話，對帝國主義也為總退卻的妥洽。

我們常常評論意大利的極端反動，就因為意大利根本不成為獨立的國家。意大利沒有鐵和煤，無法可以獨立。戰前的意大利煤的供給，英國佔百分之六十，德國佔百分之二十，法國佔百分之十，其他佔百分之十。中國不能謂之無煤鐵，而且富於煤鐵；但因為沒有開採，語其結果，僅有獨立國家的資格，而無獨立國家的準備。在我們心目中的武漢有大冶的鐵，有萍鄉的煤，終使武漢不能自存，我們可諉於工運的錯誤，而使實業破產。但漢冶萍的破產不在於國民黨握有武漢後之工運錯誤，而在於國民革

命軍未至長江流域之前十年。於是我們已可斷定國民只有了解反帝國主義的意義，而始終沒有反帝國主義的充分準備工作，我們黨更缺乏一貫計畫的指導了。

今日帝國主義之在中國，其實力還不在於海陸軍，而實在於蒂固根深之經濟力。我們可以學甘地提倡不合作主義，不穿洋布而返於古代的手搖機，但我們終不能不用煤而停止鐵道的運輸，及工廠的活動。我們縱可以停止鐵道運輸工廠活動，我們終不能叫一般工人停止食飯，待不合作主義的完成。所以我很感覺，帝國主義不倒，國民革命不會成功。但要國民革命成功，先要對帝國主義者妥洽。但怎樣可以掃去這種理論和行動的矛盾呢？完全基於：

第一，國民除了了解反帝國主義的意義之外，要有反帝國主義的準備工作——最低限度注意於交通的運輸和原料的製作兩者。

第二中國國民黨應有反帝國主義一貫政策的建設——除了建設國家資本之外要扶助人民建設社會資本。

### (二)對資產階級的矛盾——

說到資產階級四個字，必定有人譏評我引用共產黨的理論。但首先我們要明白資產階級是事實，很清楚的擺在我們目前，其次資產階級是科學上的名詞，並不是單純共

產黨的術語。但中國有沒有大資產階級？這很是一個問題。在我所著『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我曾證明中國沒有大資產階級，所以也不會有階級爭鬥發生。因為中國的城市資產階級大都吸食帝國主義的餽餘，不願意參加國民革命，以倒其靠山的帝國主義。鄉村的資產階級，因為他是封建的遺物，其性質與國民革命矛盾，參加國民革命只有戕害本身的生存。并且中國的資產階級既不能支配國家的生產和消費，且不能獨立的希望奪取國家的政權。如果還諍之為大資產階級，不是妄造事實，便是癡人說夢。

而且我們更平心觀察，在我們平日的想像，以為在城市壓迫人民的是買辦階級，在鄉村壓迫人民的是劣紳土豪。但事實上直接支配中國城市的生產和消費，并且在必要時干涉中國政權，還是帝國主義的直接行動，買辦階級在帝國主義的心目間，還夠不上剝奪的工具，只是一個商業的傭奴。鄉村的劣紳土豪其所憑藉，還是封建殘餘的勢力——功名和氏族。他們的作惡工具，不是憑藉新的經濟力——生產和消費，而是憑藉舊的宗法社會的遺傳。我這篇文章必定有人說我要替買辦階級和劣紳洗刷，可是我們為得着今日社會的癥結不能不平等去觀察。

我們現在分析中國的經濟社會，是什麼一個社會？詳

細解答，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下的小作農業社會。城市找不出資產階級，只找出代帝國主義經營商業的經紀，鄉村找不出資產階級，只找出以力耕所得餘利來換洋貨的苦力者。誠然有些餘費的，可以喚他們作『有錢』的人們，然而又憐他們除可以溫飽之外，無處不直接或間接受帝國主義的剝削。我發此種言論，並不是出發於唯心論，或者好爲形而上學的理論，但事實的確如此，不容偏諱的。

在這種搖搖欲仆的中等階級，和農業社會忽然把工業社會當中極強烈的工農運動搬到中國。他們沒有大資產階級作對象，當然以小資產階級爲對象。在城市當中沒有大工廠作工運的大本營，便以商店爲工運的中心。極南的廣州以至長江中心的武漢九江，表面雖然工人運動很強烈，但骨子裏實在還是店員運動。南昌對於大小商人的分界，有一次會規定五百元以上的資本爲大商人，不受商民協會的保護。這麼一來，商業唯有完全停頓，而入於社會搖動的狀態。鄉村間滿五十畝大地的農民，也被視作大地主，非被沒收，則行壓迫，結果農作也入了破產時期，而使鄉村社會生了顛覆的危機。我們對於工農運動當中首要明白的，在工運一方面，凡屬店員曾隸於不熟練的工人，而且他們的工作是『交換的』而非生產的。當工運最熱烈之時，

我們只見生產降低看不見生產增長，就因爲店員的運動爲工人運動的骨子。而且城市的交換，多半是舶來的商品和輸出的原料，自帝國主義退卻以後，航運停頓，舶來的商品減少，原料的輸出停頓，一切商業已入於睡眠狀態，就使工人沒有加工減時的運動，商業已窮危機；何況店員運動超出現社會要求，結果只有全社會崩潰罷了。

至於鄉村間還在於宗法社會時期，什麼是國家和法令總難深入於農村裏面。他們平日所畏懼的是縣官的個人權威，是土豪劣紳個人的威福，而非國家的法律和人民自治的條規。自有農民協會代興，他們全把這種組織，代替了立法和行政。再復加以極強烈的土地問題，農民沒收土地的煽動，於是全個社會感受不安，城市和鄉村整個入了搖動的狀態，於是一切絕無僅有的社會經濟崩潰無餘，而政府的措施幾至無可措手。

我對於城市和鄉村社會的演繹，我很知道還有人批評說我的思想已流於反動，或者說我要開倒車。然而我們要閉戶著黃老的空談，不妨多唱高調，若要作真正的革命黨人，首先要承認事實。如果放棄現存的事實而高談革命，其結果還是反革命罷了。照著我們黨的理论，第一要行民生主義，首先走非資本主義的路，第二要完成國民革命，

首要鞏固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的陣綫。然而所謂不走資本主義的路，須要有統籌的計畫，即一建設國家資本，二獎勵社會資本，三限制私人資本。建設國家資本，在革命未統以前，還非其時。對於社會資本，我還看不出有什麼組織。若私人資本，在此小農業的國家是微乎其微。然而在革命期間，所靠以維係社會生活，還是特賴微乎其微的私人資本。現在突然破壞私人資本，而國家始終沒有時間和沒有準備以補救此破壞後的幾微組織，不用說是危險萬狀了。

說到要完成國民革命，理論要農工和小資產階級密切的聯合，誰也不能否認。但現在革命第一步發展，即對小資產階級進攻，——這完全是沒有大資產階級的結果，以至小資產階級完全脫離革命的陣綫，跑入反動的道路，至少也懷疑革命的終極，不會與他們有利。不但如此，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本與農工同樣不安，因為本身的环境，保持現狀和愛好和平的心理比任何階級皆為痛切。而且小資產階級的處境與大資產階級和農工都不相同。因為大資產階級能夠支配生產和消費，或者希望以奪取政權的手段來達他們的目的，有時極不願保持現象和愛好和平，——這是資本主義為世界大戰的原因。農工階級則久因壓迫的

底下，無時不想生活變換和政治改革，希望作進一步的生活改善——這是為什麼農工富有革命性。獨至小資產階級，即使政治改革，因為沒有支配生產和消費的能力，很難得到滿意的生活。當其受政治和經濟壓迫的時候，希望革命之心極烈，而在革命之中或革命之後，對於革命的失望也最先。何況現在專對於小資產階級進攻，這種革命的危機是不容諱的當革命初進展時就暴露了。

在小農作而兼半殖民地的中國，誰為社會的中堅？要解答這個問題，先問一問題為社會經濟的樞紐。我以為這個答案任何人都會直捷答覆是小資產階級。如果我們要革命，縱使說完全不要小資產階級，但我們終不能不要維持社會的經濟組織。自革命軍到了長江以後，表面上對於小資產階級進攻，而實質上就是先破壞社會的經濟組織。負這種責任的自然共產黨，但是我們國民黨也應該負沒有本黨中心策略的責任。所以過去的失敗并不單純失敗於軍事的投機，而實失敗於不穩定革命中的社會經濟。自到達長江以後，國民黨知道這種危險，力圖挽救，但因為共產黨自有政策的關係，終於使革命分崩離析而底於中斷的危機。自民國十五年十月以至現在，各省的民衆運動，無論如何糾正，概括一句話，不過求小資產階級的諒解，要求

小資產階級的合作而已。去年三月以後，武漢中央黨部和中央政府無日不忙於調和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的問題，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所下的決議和訓令，大半都是計畫如何才可以安定社會的經濟，換一句話就是如何可以使小資產階級不離開革命，可是理論自理論，事實自事實，黨的行動早已流於偏枯，遂無從有糾正的機會。所以對於資產階級，也有理論須走非資本主義，而行動不能不對資產階級極端讓步的矛盾。

### (C) 危機暴露後黨的動搖

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以後，雖有許多對內對外政綱，但當時為黨員所共信而以爲足以解決革命的有三點，即一，和共產黨合作，二，打倒帝國主義，三，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可是，現在已發覺共產黨背叛了國民革命，國民黨無再與共產黨合作之可能。因為帝國主義者消極的爲經濟的總退卻，積極的爲對華聯合駐兵，感覺打倒帝國主義并非一種口號的單純工作。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因爲大多數黨員所願望，可是目見資產階級發動動搖的時候，連帶而牽及革命中社會經濟的崩頹。有了這三種原因，早在漢甯還未分立以前，本黨已露了革命崩頹的險象。自湖南

以至湖北，無論國民黨和共產黨已天天做那分裂的工作，在羣衆運動的當中，在講壇的上面，國民黨員祇管高呼其合作，但無論誰人對於共產黨已作防變攻擊的準備，共產黨祇管命令黨員宣傳三民主義，實際已極力煽動羣衆，做那打倒國民黨的宣傳。在漢甯分立的當中，有一個共產黨員曾對我說，「現在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聲浪比反對帝國主義還高。」我不客氣的答「現在共產黨不是對民衆宣傳要他們不信任國民黨和不信任軍閥一樣？」自漢口發覺第三國際陰謀以後，國共正式分離，國民黨雖稱「統一」，但右傾分子以爲左傾的都有共產嫌疑，非根本排除不可。左傾分子以爲像右傾腐化下去，黨即不能生存。現在各同志當中，有許多詬病共產黨，說國民黨有左派和右派的名詞，完全是共產黨的挑撥。然而實際不客氣的來說，國民黨的分子複雜，何止是左傾和右傾，恐怕其中還有亂傾的。平心靜氣來說，國共正式分離之後，國共兩黨皆生動搖。國民黨員迷信社會革命的，縱使不正式脫離國民黨，思想和行動已脫離國民黨而傾共。因陷信國民革命而加入共產黨的，多因共產黨超出革命的需要，脫離共產黨而爲辭離。自南昌葉賀的叛變，廣州的暴動，共產黨益復破碎不完。可是因爲共產黨背叛國民革命而至國民革命崩

極大的危機，因革命的危機，而至國民黨至今糾紛至今還沒有統一黨員的思想，和確固黨的組織，這是一個顯著的事實。

其次對於帝國主義的態度，因為黨和民衆沒有相當的準備，而且社會也沒有反對帝國主義充分步驟的累積，一

面高呼打倒帝國主義，一面極力購入帝國主義的製品。縱使帝國主義不為積極的駐兵，消極的退卻，也使民衆對於國民黨觀念模糊。我現在列一個外國對華貿易表，作讀者的參攷材料：

國別	年數		
	輸	入	貨
香港	一九二四年 二三八·三五五	一九二五年 一七二·七八九	一九二六年 一一九·九七六
澳門	七·六八九	八·二七二	三·八七三
法屬印度支那	一〇·〇八三	一五·五七六	五一·五〇四
暹羅	二·三二六	一〇·五〇八	一六·五四五
星架坡	八·九一六	九·〇一六	九·八八九
荷屬印度	二〇·四九六	三六·八〇八	三一·三四〇
英屬印度	三八·七三九	四八·七三七	七九·〇七一
土耳其，波斯，埃及，亞丹	七·七二	二·五六〇	一·二六二

英國	一二五・二九二	九二・四五八	一一五・五八三
德國	三八・五三九	三二・一四六	四五・三八二
荷蘭	二〇・四四〇	一〇・九四八	一〇・四九九
比利時	一八・二六七	一〇・七五七	一四・三四六
法國	一〇・四二四	一二・三一四	一六・七九一
意大利	六・二三六	六・〇三九	九・〇九二
俄國及西伯利亞	八・六一二	一一・八四四	二一・四四四
高麗	九・四四三	八・四六七	一〇・一六〇
日本(台灣在內)	二二九・七九一	二九六・二四六	三三一・五五一
菲律賓	三・一二四	五・二〇四	五・二九七
加拿大	一五・五五二	七・一七七	二四・〇三七
美國(檀香山在內)	一八六・三八七	一三八・六六三	一八五・〇六六
其他	一八・七二八	一一・三三六	二一・五一三
總計	一・〇一八・二一一	九四七・八六五	一・一二四・二二一

(附註)上表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之表。一九二七年還沒有報告。銀數係海關兩，單位為一千兩。

就上表觀察，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是國民革命最擴大的時期，也是民衆對於帝國主義反對態度最緊張的時期，然而輸入的貨值，還要比一九二四年增加。英國雖然減少了輸入額，結果只替日本和美國推銷製品和半製品。人民對於帝國主義既沒有打倒的辦法，尤其沿海城市商人，大半靠舶來物品的營運來維持生活，於是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態度，因之冷淡，國民黨的政府一方面要維持社會經濟，一方面要靠賦稅以供軍事和行政的需要，無形中不得不對帝國主義妥洽。在我們個人的批評，對帝國主義爲某限度內的妥洽是對的，祇有可惜當時黨部並沒有系統的設計。不獨民衆對於帝國主義的觀念模糊，而且黨員對於帝國主義的觀念也模糊。至於今日竟有重要的同志們說要取消打倒帝國主義的，這是何等奇怪的現象，然而因爲對於帝國主義態度的矛盾，而使黨根本動搖，是一個顯著的事實。

又其次說到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了。關於這一點，黨員當中的確受了共產黨的宣傳。他們的幼稚行動，

不獨要打倒資產階級，而且更要打倒資本。他們并不知要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最要緊是建設國家資本，其次是增加社會資本。可憐中國尚沒有能支配生產和消費的資產階級，而且靠以支持社會經濟的還是這一班小資產階級，現在要一旦掃而空之，社會遂生出一種極大的恐慌。我們試看去年的長江流域，都市的商業停滯了，農村的生產減少了，工人和農民的失業漸漸加多了，物價天天騰貴了。在許多同志當中，至少發生不同的見解，有些以爲如此革命還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好些；有些懷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恐怕不通罷；不過當時壓於一種不自然空氣之下，口是而腹實諱之，講不出罷了。這種現象我很相信每個同志心中，都有這種臆想，這又是因對資產階級態度矛盾一個很顯著的事實。

在革命途徑既有許多矛盾之點發生，而黨員之中對於革命的危機，又沒有補救的確當觀念，於是思想動搖，全黨也跟着動搖。各個人尋找自己的出路，遂使國民黨形成今日破碎的局面。今日的黨員當中意見，我很難綜合加上一個科學的名詞，祇有零碎的列在下面：

(甲)國民黨的組織太過嚴密，使每個黨員都不能自由，本來革命不革命全在個人，毋需乎黨的紀律。辛亥革

像已經成功，當時也沒有這樣組織。所謂組織，所謂紀律都是共產黨拿來束縛國民黨罷了。現在清共，當然把這種組織紀律也同時清去。這是一類。

(乙)黨的發展，完全靠着武力來推進。沒有武力就沒有黨。我現在已有充分的武力，黨非我掩護不可。中央黨部不過是個虛名，我有了這個地方，我儘可隨我的意思來改組黨部和推行我的意見，這是一類。

(丙)國民黨的糾紛，坐在領袖不能融洽。最使領袖分離的原因，還是在於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會的選舉。現在最好是泯除意見，把第一二次的中央委員融成一氣，共謀國是。只有事實，無所謂法統，這是一類。

(丁)國民黨至於今日，完全像辛亥革命成功的初期，也是總理常常疚心，很沉痛說『革命軍與革命黨消』的時期，所以國民黨最低限度也要為第二次的根本改組，這是一類。

(戊)國民黨沒有希望了，共產黨也不合現代的要求。如果要革命成功，唯一出路只有組織第三黨，這是一類。各類的意見雖然不同，但不滿意於現存組織而別謀自己的出路則一。一言以蔽之即是全黨的動搖，也是整個革命的動搖。第一派的同志們多屬於學校的教授和一般所謂

學者，他們對於政黨的組織還受了幾微的影響，可是對於革命黨的組織還似沒有深切的認識。他們很富於自由思想，偏於個人主義。平常對於黨的束縛已極不自然，一旦遇了黨的動搖，當然盡量發揮勁而學之的黃老主義和少而習之的浪漫行爲了。第二派的同志們多屬於辛亥遺留下來的武裝同志們。他們孕育極悠久的武力主義和地方思想，中間更一度受了聯省自治說的影響。爲着黨的屢次失敗，也曾覺悟到非有健全的黨不可。自十三年改組以後，也曾東身受過黨的紀律。但是他們不斷的想現在的黨已經是健全了，爲什麼還失敗呢？我還是走回辛亥時的舊路罷。第三派的同志們多屬於舊日同盟會的同志，多樂於舊日半自由的組織。而且他們的思想以爲解決大計，只有極老資格的人才能參預。除了我們便沒有黨，所謂黨就是我們。第四派的同志們多屬煩悶的青年，不想打破黨的組織，也不想破壞現存的法統。以爲今日黨的失敗就坐於黨之不健全，很想更嚴密黨的組織和紀律，完成將來的革命。第五派的同志們屬於游離於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青年，就其思想和行動觀察，已非在論列國民黨的範圍，只有存而不論了。

以上五派的意見，如此分歧，則黨已入於最危險的時

期，已可想見。綜括一句話，黨員固不互信，也不信黨。今日倘使有人很鄭重的問我，國民黨還存在不存在的呢？如果我是對他忠實的，我一定不肯回答。因為我回答不存在的，我確不忍；我回答存在，我又不能。

在我所著『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關於『黨的問題』一節裏，我最注意是黨的成分問題。我會假定一個百分率表來檢閱黨的成分和工作。在國民革命當中，在黨沒有健全的組織，最危險的是『將近的成功』。將近的成功，每每發生下列的現象：

(一)階級的分化。無論那一個國民革命，斷沒有一個階級可以壟斷革命的勢力，尤其是在中國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在革命沒有成功以前，誰也能忍痛奮鬥以求成功的實現，及至將近成功，各階級遂乘時奮起，各求自己的利益。工人們要求加資，農民們要求減租，工商業者要求免稅，這都是必然的現象。孫先生的偉大就在『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以平和方法處分經濟』，換一句話就是以完密的黨來抑平階級。國民革命是各國歷史普遍的事，三民主義是中國特殊的事，中國的國民革命異於各國的國民革命也在這一點。孫先生以民生主義為他的理想的鵠的，以建國方略和建國大綱作他的實行的方法。他能夠預見階級

的分化，所以懸一個『以黨治國』為整個革命的發動機。可是現在因為黨的動搖，而至黨員各求自己的出路，甚至有人懷疑一黨治國為不可能。今日便是黨內各階級分化的最劇烈時期，漢甯的分立，特別委員會的成功，我從不妬及個人，因為我知道完全是這個現象的表現，不過當事者自己不知不覺罷了。各階級為什麼分化？坐於國民黨始終沒有感覺到一黨專政的必要，也沒有一黨專政的準備。從前雖然高呼以黨治國，可是給共產黨分了一半專政的權威，現在猶是高呼以黨治國，但是已經入了聯省自治的歧路。國民黨奄有長江流域，但我觀察江蘇的國民黨有他地方的特徵，湖北的國民黨也有他地方的特徵。我不敢說我們已經黨化了江蘇或湖北，只可以說江蘇或湖北化了國民黨。

(二)要求的變遷。一個革命固然是時代的要求，一個革命黨也跟着是時代的要求，失敗的革命黨因為自身淪於痛苦，時時顧及民衆的痛苦。及至黨的成功，個人的地位也同時增進。他們的地位和民衆漸漸分離了，他們的要求和原始的要求不同了，他們的觀察因着環境變遷了。他們在握有支配權力的常時，未嘗不想並且很努力的為民衆求利益，但因着事實上的困難和民衆有求全之毀，把一

切勇氣退減，或厭棄民衆了。

現在國民黨的領域已充滿地方主義和割據思想，從前以黨指導政府的最高理想已成過去的陳迹，無論那一個地方黨部，都依附於某一個軍事集團。在特別委員會的時代，因為沒有中央，固不用說，在第四次中央執監會議開會以後，我想各省分立的情形，並沒有好過特別委員會的當時。「黨員固不互信，也不信黨」是今日革命危機暴露後最搖動的現象，這種現象是不是第三次代表大會所能解決呢？我以為不必再待將來事實的證明罷！

黨的搖動不止是本黨的危機，也是國民革命的危機，互為關係而互為因果。我會說漢甯分立不過形成黨的分裂，特別委員會成立，更形成黨的破碎。其實不必待特別委員會的成立，早因在革命期間的種種矛盾而使全黨動搖，黨務如果還沒有澈底根本解決，必形成辛亥以後的國民黨——其實也可說早已形成，我懸念本黨的前途，很希望一切忠實的同志來負這個改造的責任。

(未完)

## 世界週報

### 第六期

關於藝術(有島武郎作)

旅途(小說)

Beethoven 的信

留別中國(詩)

### 第七期

春天的人們

宋春舫與戈登克雷

獻辭

海夜歌聲作者的消息

定價：每期二分。訂閱：半年五角，全年九角，並贈狂飈叢書優待券：開明九折，泰東六折九扣，光華除狂飈叢書八折外，其他本版書籍亦一律九折。

上海甯波路七十六號發行

白濤譯

金仲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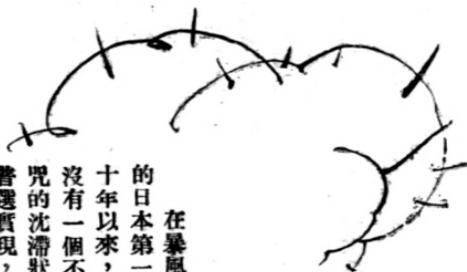
效洵譯

長虹

長虹

培良

朋其



## 日本第一次普選的戰績觀察

沈端先

在暴風雨一般的狂熱和興奮之下舉行的日本第一次普通選舉，已經告了結束。

十年以來，凡不滿意于政治現狀的人們，沒有一個不將普選當作掃除政治一切可咀咒的沈滯狀態的唯一方法，他們以為祇要普選實現，有權者人數，可以增加四倍；

收買賂賂戶別訪問等一切舊式選舉的流弊，可以從此絕跡；從來在歷次議會裏欺瞞民衆的古老議員，可以將他們完全逐出院外，另外由國民的真意，去創造清新激刺的議會；候補者的政見披露演說，也一定能夠不像以前一般的不得要領，而變為直接與國民生活上發生關係的主張。但是，現在第一次普選已經在「無事裏」告了終結，我們祇觀這一次政戰的戰績，究竟我們隣邦國民對於最初普選的期

待能否完全實現？對於這種熱烈而拗執的希望，有沒有覺得完全失望的地方？

在觀察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須得簡單地將此次選舉的結果介紹一下：

(政黨名)	(候補者人數)	(當選人數)	(當選率)
政友會	三四八	二一九	六三%弱
民政黨	三四八	二一七	六二%強
革新俱樂部	一七	四	二三%強
實業同志會	三一	四	一三%強
無產政黨	八四	八	九%強
(內計)勞働農民黨	三九	二	
日本勞農黨	一一	一	
社會民衆黨	一八	四	

日本農民黨	一	〇	九%強
地方無產黨	四	一	
中立	一三八	一三	
其他(國民黨 愛國自由黨)	二	一	五〇%
共計	九六八	四六六	四八%強

以上表冊中表示出這一次選舉結果，依然是既成政黨的兩大黨對立，政府黨的政友會僅僅以兩人的多數，好容易得了議會第一黨的資格，反政府的民政黨，已經在人數上和政府黨肉薄。從以上數字，據觀察者的不同，可以有悲觀和樂觀的兩種見解。據悲觀的觀察，覺得日本國民對於政治的自覺，還是非常幼稚，大多數國民依然是對政治感覺不到興趣，尤其是地方的農民，對於政治的見解，還是非常的保守。這一次選舉結果，依然由既成兩大黨占有了絕對多數，這就表示出大多數國民對於政友民政兩黨祇為着政權慾而相爭的醜劣心理，還不會覺悟，極端地說，日本國民對於政治的見解，還是像他們在七百年前援助或反對源平兩家一樣！但是，據樂觀的見解，却並不覺得這樣的失望。第一，這一次選舉，事實上打破了祇要政權在手在總選舉一定能夠得到絕對多數的迷夢。在選舉之先，政府黨的領袖們都以為祇要將應用熟練了的壓迫，干涉，

收買的三大政策實行，政府黨一定能夠得到壓倒的大勝。這種勝利，在日本選舉史上數見不鮮，——不，或者竟可以說是不變的常例。下列的數字，又畫地指示出日本政界的情實：

#### 第十二次總選舉(第二次大隈內閣)

一，同志會(政府黨)	候補者二〇〇人	當選者一五三人	當選率 七六%
二，政友會	候補者二〇一人	當選者九九人	當選率 四九%
三，國民黨	候補者 四〇人	當選者 二七人	當選率 六七%
四，中正會	候補者 四三人	當選者 三三人	當選率 七六%

第十三次總選舉(寺內內閣)

一，政友會(政府黨)	候補者二一四人	當選者一六五人
------------	---------	---------

## 二，憲政會

當選率 七七%

候補者二二二人

當選者二二一人

當選率 五四%

## 三，國民黨

候補者 四七人

當選者 三五人

當選率 七七%

## 第十四次總選舉(原內閣)

## 一，政友會(政府黨)候補者四一九人

當選者二七八人

當選率 六六%

## 二，憲政會

候補者二四一人

當選者一一〇人

當選率 四四%

## 三，國民黨

候補者 四三人

當選者 二九人

當選率 六七%

以上三次總選舉，都是政府黨勝利的先例，十四次總選舉中，白頭宰相原敬執政，候補者四百十九，當選者二百七十八，一舉而出現了大政友會的黃金時代，這是政友

會到現在還是追念不忘的得意的事情。但是這一次選舉，却完全打碎了這種慣例。不僅大都市的開票和政府預想不同，地方郡部的結果，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政府黨慘敗。政府黨候補這樣地得了地方官憲的庇護，還是這樣地得了一個悲慘的敗戰，這一點，不能不說是大多數國民政治的自覺和自由判斷的進步。

第二，新興的無產政黨，在這次政戰中雖則戰線分裂得如此瑣碎，官憲壓迫得如此利害，還能夠選出八名代表勤勞大眾的代表，這確是值得注目的問題。當然，無產各派的當選率，還不到百分之十，我們不能認為意外的收穫，但是這可以說完全是戰線分裂，地盤協定不成以及官憲暴壓的結果。無產四黨鑒于去秋府縣議會選舉的失敗，在總選舉之前，曾經有了一次地盤協定的提議，但是結果除出一二區互相協定之外，大多數選舉區還是陷於對立的状态。大阪第四區(勞農的大橋治房，民衆的鈴木文治，日勞的坂本孝三郎的對立)香川第二區(勞農的大山都夫與日勞的藤本金助)東京第四區，第五區，第六區都是最顯著的例子。據警保局的調查，全國無產各黨得票四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票，計

勞働農民黨 一八三・〇二四票

社會民衆黨 一一七·八五三票

日本勞農黨 八一·三一二票

日本農民黨 三九九·三六票

地方無產黨 一五·九九四票

就是約占全體投票數(九百五十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五票)的百分之五，也就是約占既成政黨得票(政友四百十五萬七千一百十五票，民政四百四十四萬一千五百六十票)的十分之一。據以上的數字，各無產政黨祇要候補者協定成立，以及言論文書戰能夠少受壓迫，這一次要占有既成政黨當選數的十分之一——二十名——決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無產各黨裏面，左翼的勞働農民黨于候補三十九人中當選二人，中間派日本勞農黨于候補十二人中當選一人，右翼的社會民衆黨于候補十八人中當選四人，極右翼的日本農民黨立候補十一人而一名都不曾入選。以上左右翼分野的當選率，恰恰和去秋府縣議會選舉相反，有些觀察者以為這是左翼政黨的政綱和標語，不能深入一般國民的心理的表現(法學博士森口繁治就是這種觀察者之一)，但這決不是正確的見解。社會民衆黨在頭數上雖則多于勞農黨兩人，但得票數却勝于民衆黨甚遠，此外言論戰文書戰的受壓迫與否，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據選舉前後各

報紙及二月二十日無產者新聞所載，勞働農民黨的言論文書，並不多完全受了封鎖，而社會民衆黨却可以說全沒有這種束縛。(當然，和政黨同程度的壓迫是不能免的。)

照日本現行法律，關於政治集會，警察可以出席臨檢，演說者出言不穩時，警官可以命其中止。此次地方官憲對于勞農黨的言論壓迫，可謂超出常識想像以外，演說者開口三四語，立刻受了中止命令，黨首大山郁夫立候補的香川第二區壓迫得更為利害。譬如大阪朝日新聞二月十八日所載，勞働農民黨香川縣支部聯合會各支部人員被檢束者一百餘人，宣傳傳單廣告小冊子全被押收，本部特派員受退去命令，同黨書記長細迫兼光且以選舉違反為名下獄。這種暴壓假使加諸民衆黨上面，恐怕當選人數，也會發生影響。預想在當選圈內的大山郁夫，上村進(香川第一區)，山本懸藏(北海區第一區)，野田律太(大阪第一區)的落選，可以說完全是官憲壓迫的結果。

第三，這一次選舉中，中立議員的當選數非常的減少，在一百三十八名的中立候補者裏面，祇有十三名的入選，比之十幾期總選舉，可說有雲泥之別。

(選舉次數) (中立議員當選數)

第十二次

四十八名

第十三次

六十名

第十四次

四十七名

前期選舉

五十八名

普選

十三名

本來，中立議員並不是議會政治的惡害，但是按之日本歷次議會，都將吸收中立灰色議員作為維持政局的一種政策。此次政友會內閣沒有得到過半數的成算，而決然解散議會，大約是將吸收灰色議員的老法子，加入預算裏面的原故。此番選舉結果，中立議員人數銳減，因之政府使會不能如上次議會一般操縱全局，這確是對於政治前途發現一種光明的事情。

此次中立候補人數一百三十八，多于無產各派約一倍，而得票則祇有三十二萬六千八百六十六票。大阪府十二名的中立候補全體落選，京都第一區的中立派（十名）也一個都不曾入選。他們的，所以這樣地劣敗，選舉期間的短縮，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將他看作全國民對於歷次議會中中立議員的厭惡的反映，也決不是不合理的見解。

最後，在這次總選舉中最值得驚異的，是棄權率的低下。去年秋季府縣會議員選舉時，棄權率相當的多數，但

是這一次選舉中，却出于意料之外的減少。據警保局調查，總選舉棄權百分比如下：

選舉名簿確定時的選舉人數	一一·五三〇·一三一人
選舉當日的選舉人數	一一·九八七·七七三人
投票總數	九·六七五·七一一人
棄權人數	二·三一二·〇六二人
棄權率	一九%強

比之去秋府縣會議員選舉當時棄權率二六·五%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將以比之英美各國的總選舉棄權率（英國棄權率最高六〇%，美國四〇%），更覺得難能可貴。這一件事實，我們也可以看作民衆對於政治的自覺的表現。我們統觀以上諸點，覺得樂觀的材料多于悲觀的，在「議會政治」的立場上，確是有了顯著的進步。無產諸黨的對議會進展，更足以對於沈滯的現狀，給以一些清新的刺激。

沈端先生譯倍倍爾大著

「婦人與社會」出版了！

望平街開明書店發行。



## 文藝的主觀與客觀及其爭端

陳醉雲

近來從事文藝的人，似乎有一種爭論，有些主張「主觀」，有些主張「客觀」。

所謂主觀者，是著重於作者的個性的表現；所謂客觀者，是著重於對象的忠實的描寫。

但這種區別，不過是相對的和比較的面已。我以為一篇文藝作品，要絕對造成純主觀或純客觀的清一色，那是不容易的罷；因為這樣，便失去了所以成爲「文藝」的要素了。

這是無疑的：如果主觀到了極度，也許會成一種單純的叫喊，「我的肚子餓了」，「我的精神乏了」，「我想吃飯」，「我要睡覺」；如果客觀到了極度，也許會變成一種帳單，一種報告表，一種像數學答案與化學公式那樣枯燥

乏味的東西。

抒情的作品，可以說是應用主觀態度的，但也免不了摻入對象的興感。如其是一首小詩，還可以保持它相當的主觀；如其是一篇較長的散文或小說，那便要流入客觀的範圍了。寫實的作品，可以說是應用客觀態度的，但多少總不免有若干主觀的見解存在其間，即使不會明說，類乎暗示的地方，當不至絕對沒有罷。

譬如我們在路上看見一個服裝華麗的女人，於是就有A B兩人，把她做描寫的對象，各寫了一節短文。

A所寫的是：「她年祇二十左右，穿着一身美麗的衣服，高傲地走着，好像一個公主，一個天使。」

B所寫的是：「她年已二十左右，穿着一身奢富的衣

服，蹣跚地走着，好像一個倡妓，一塊紅豔的肉。」

上面這兩個例子，如果各個單獨看起來的時候，也不失為客觀的描寫，但是一對比起來，便顯出兩個相反的意思了。這是因為各人的觀點不同，主觀的潛意識，已經不知不覺地加了進去。左拉 (E. Zola) 可算是客觀派作者的代表，而且他是主張現實生活的絕對地客觀敘述的人，但像上述這種例子，在他的作品中也常常可以見到，像他的短篇小說「侯爵夫人的肩膀」等，就是很濃烈地存着他的主觀的譏諷態度的。

不錯，純粹的客觀態度，祇能應用於科學上；至於文藝上，那是需要相當的主觀的。因為一篇文藝作品，應該要有生命，要有靈魂，要有思想；而且文藝是注重於創造的，並不是科學的答案，所以更需要個性的發揮；一談到個性，便當然有若干的主觀存在其間了。

譬如攝影術是屬於科學的，當它保持着忠實的客觀態度時，有如一個技師，應顧客的需要，把一個人或十幾個人攝成的一張相片；但這種相片，是沒有甚麼藝術意味的。如果要使相片成為藝術品的時候，那麼，必須是一個攝影的愛好者，把對象經過主觀的選擇，或是攝它一葉，或是攝它一花，再注意它的背景與旁襯，角度與遠近，務

使它含有詩意，合於畫趣，像創制作品一樣地運用他的精神，纔會有動人欣賞的可能。但這時，便已經由機械的面成為創造的，由科學的而成為藝術的，由客觀的而摻入主觀的了。

有些寫實派的作家，他們每每不肯承認自己的作品帶有主觀態度，不肯承認自己的作品含有個性的表現，因為他們所敘述的人物與事件，有許多是醜惡之故。其實，描寫的對象，固然取材於社會上的許多事實，但這種事實，僅僅是一個大體的輪廓，僅僅是一副支離的骨骸，要把它們成為一篇小說，或是成為一個劇本，那麼，就得運用作者自己想像與體驗，去把它聯絡起來，裝點起來，調色起來，纔成為完密的作品。試問當想像與體驗的時候，是不是要借重一點主觀的見解？尤其當描寫作品中的人物的心理時，既然不會到過他們的肚裏，怎會知道他們這樣想？這祇能說是內的經驗的客觀化，要說是與主觀完全沒有關係，那是很不容易一口咬定的。

其實我們人類，也是從下等動物進化而來，在我們的細胞中，機能中，還多少含有一點獸性，所以我們是一面具有神性，同時一面也具有魔性。神性超過於魔性的，便成為一個好人；魔性超過於神性的，便成為一個壞人。當

作家運用想像時，可以追求優美的神性，作好的設想；也可以借重潛在的魔性，作壞的設想。譬如作家描寫一個罪人作惡時的那些細微動作與心理狀態，他既然不會親見，便祇有綜合他曾經見聞的經驗，再加上自己的想像與體驗，纔會摹擬得真切。當然，這是於作家人格並無損礙，原沒有掩諱的必要。

即使再退一步說：作家的關於這些想像與摹擬，也像演劇者的扮飾角色一樣，這時他已經代替了劇中。而客觀化，沒有自我的存在了；但在事實上推究起來，到底還是免不了染着些個性的色彩，為甚麼某人扮某角特別相宜，而使另一個性質完全不類的人來扮演，却就覺得不像呢？而且作風的特殊，中心思想的配置，創作能力的發揮，各個作家可說都不相同，這不是氣分相殊與主觀相殊的緣故嗎？

所以無論怎樣極度客觀的文藝作品，都脫不了主觀的成分；同樣，極度主觀的文藝作品，對於客觀成分也是撇不清的。比較趨重於主觀與比較趨重於客觀，我以為相差不遠，而且有不少共通性，似乎沒有成爲爭持的必要。況且人類生活是多方面的，表現人類生活的文藝，也當然需要多方面，可以因旨趣機緣的不同而異其表現的法則，祇

要不流於淺薄，不流於虛偽好了。

我們要明白文藝上應取的態度，可以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所謂文藝的潮流。當古典主義經法國的宮廷派所提倡，於是一般人都翕然的盲從着，模倣着，漸漸演成了普遍的時尚，造就了一時的權威，以爲文藝的正軌非如此不可。因爲這種極度的束縛，於是就在積鬱的不滿之下，發生了一個新的反抗運動。這個運動，就是浪漫主義。它把古典主義的冷性的，規律的，拘謹的，摹擬的軌範打破，從熱情的，自由的，奔放的，獨創的方面去進展。但是到後來，一般人又不知不覺的模倣着，推崇着，把它成了唯一的新時尚與正統觀念的權威者了。因爲這種反動，於是又有自然主義的產生，用現實的嚴密的步調，去替代了過分的幻想與恣縱。但是不幸這種主義，又被一般人所模倣，所推崇，寢寢然又有支配文藝的世界的趨勢，因此又惹起了反響，產生了新近的表现主義，主張排斥現實的唯物觀，而以人類的心靈爲主體，攻擊一切傳統的倫理與組織，去向靈的真的方面追求，充分地作內部生活的表現。在這些中間，派別與花樣雖多，但可以說是祇有兩個主潮，就是情感與理智的互相激宕與互相消長而已。偏於情感時，就成爲唯心的，主觀的；偏於理智時，就成爲唯物

的，客觀的。

其實，唯心與唯物，主觀與客觀，不過是相對的關係，互為因果而已。譬如我們在圓環的任何一邊，假定一個起點，再由起點去推定它的終點；但這祇是一種假定而已，如果倒過來，把終點當作起點，把起點當作終點，也是可以的。若要從這裏去求絕對的斷語，這不過是徒然的紛爭。

而且所謂潮流者，就是要在小的不調和中，求出更大的調和而已。在一種潮流進行時，每每抹殺許多小個體的個性，被一種狂大的力量挾着簸盪。所以在文藝的潮流下所犧牲的許多個人的精神上的損失，實在也不亞於在某種獨裁政治下所受的流血的損失。假使在同一個時期內，能夠避免模倣，打破時尚，消除畛域，使作者各做各的創作，向多方面去發展而並行不悖，恰像一個自由思想極盛的時期，一個諸子百家雜出共鳴的時期，在許多各殊的途徑中得到共通，在許多各殊的節奏中得到大和諧，那麼，文學的範圍一定更廣，文藝的收穫一定更豐，可以超過幾個時代的成績而有餘，決不至像一個時代一潮流的單調地進行，而致發生許多無謂的爭論與不幸的犧牲了。同時，我們人類的精神生活也就非常幸福了。

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可見某一種文藝主張到了成為唯一的時尚與唯一的權威者之後，也便是它崩潰的時候。這不但文藝上如此，就是一切社會上的事情也如此。凡是一種事態，漸漸的硬化了，僵化了，成為固定的唯一的制度而去束縛人家時，那麼，人家也就因為不能忍受而起來反抗了。我們徵律做後代人，有這種歷史的陳跡給我們看，所以應當運用新的智慧，去彌補前人的缺點，再不要去踏上類似的覆轍纒是。

世界進化的原則，是趨向於複雜，趨向於完美。文藝也當然應該這樣。我們一方面當努力於文藝的優化，醇化，複雜化，因為這是它的目的；但又一方面，也當使它普遍化，民衆化，並且竭力把民衆的智識程度提高，使他們也有美滿的賞鑑力，也有豐富的發表力，因為這也是必要的手段。我相信同是圓顛方趾的人，大家都有一種共通性，都有情感交流的可能，都在同情與互助上建立着基礎，工作雖殊，目的却同。然而終於不免相爭相殘者，這是太蔽於一時的偏見的緣故，太囿於眼前的利害的緣故，也就是我們的祖先們人與相食的獸性還遺留在我們的細胞機能裏，因而作祟的緣故。我想，當人類的智慧進步，人類的機能益臻美化與醇化以後，這種弊病一定會免除。

的。當然，那時文藝上的淺陋的誇大狂，以及想做權威者的迷夢的征服慾，也一定可以免除了。我是一個小我，除開我之外，還有許多我，都各有自由的意志，所以一個人，當然沒有權利可以使別人服從自己，我對文藝的見解也是這樣。主張上儘可以各人不同，但專斷與譏罵却是無益的。尤其不該像司令官一樣，想站在甚麼文壇上發號施令，叫大家提了筆尖隨着他的口號而動作。果然有這樣的事，那麼，我們就得先革他這個專制的「命」，革他這個誇大狂的「命」。

我相信文藝自有它最大的使命，它所潤澤的，是人類的心靈，宇宙的哲理，文化的光彩；如果僅僅把它當作淺薄的應用於一時的工具，那麼，商店的廣告也可以說是文藝，賣紙烟的鼓吹——用喇叭洋鼓奏着淺陋的不純熟的調子——也可以說是藝術了。當然，商店的廣告，叫賣的鼓吹，也自有它的效用與需要，但也自有它的名稱，何必掠奪文藝的名義以自欺欺人呢。

我們為文藝而文藝，也正和為戀愛而戀愛一樣。我們要戀愛，就是為異性的結合，靈的慰安，肉的溫存。如果也像道學先生那樣，要先請價相喊幾句口號，再在天神地祇與祖宗的牌位之前磕幾個響頭——或是鞠躬——，念

念有辭的稟告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某今為祖宗延嗣續，綿血食，則若敖氏之鬼不孤矣……。」然後吹吹打打入「洞房」，這是何等的虛偽可笑。然而在睿智的文藝的世界裏，不料也還有這種類似的現象，這是使人覺得肉麻難當的。

但是，肉麻倒在其次，誇大狂也就算了，偏偏除開這些之外，還聽到一種不必要的詬罵。罵，自然也是一種美事，祇要罵得乾脆，罵得痛快，罵得合宜。路見不平，不但罵，而且不妨打；不但打，而且不妨砍；然而我們所要罵要打要砍的，却是那些狡詐強暴的無恥之徒，並不是和善正直的老人弱女啊！而且有些事情，是完全不必罵的，像愛吃米飯的人罵人家吃麵包，愛吃麵包的人罵人家吃米飯，這實在是多事；更有些有變態的嗜癖，以及以咬乾狗矢為時髦的人，也罵人家不把米飯與麵包廢止，這更是無聊。然而我終於聽到所謂文壇上的與這類相似的罵聲了，雖然是事不關己的。

總之，我覺得我們所要爭的，是「文藝的創作自由」；我們所要罵的，是那些箝制創作自由的人。如其我們贊成弱小民族自決的話，那麼，個人的思想自由與創作自由，也不至反對罷？如其我們贊成個性解放的話，那麼，去除

文藝上的削足就履式的限制，也是無可非議的罷？

上面所說的種種，不過是我個人所貢獻的意見，當然不能算是什麼一成不變的定論，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權利，

更沒有這樣的權威，這是應該附帶聲明的。

一七，三，六。

## 漂泊

小鹿

此身宛如水上浮萍也宛如朝露曇花，  
任風吹雨打流離飄蕩於地角與天涯。  
滿身的風塵這件征裳永永無期卸下，  
遂讓它晨霜夜雪的侵蝕我似水年華。

看呵眼底逝去的景物有如人生迅速，  
輾轉在鐵輪下的殘骸呵又何須碌碌？  
似這般的永永奔馳於無盡頭之旅途，  
那一嶺青山那一灣綠水容我暫駐足？

一行行枯樹杈枒願朔風勿吹破鳥巢，  
殘雪未消斜陽正照映着墳頭的蔓草。  
壘壘青塚下的孤魂不必嘆人事未了；  
喘息在虎狼咀嚼下我早已蓄意潛逃！

願有一天漂泊到千仞山巔臨近海濱，  
脫下這件愁苦衣裳將它高掛在松林；  
我縱身下躍埋葬此萬劫餘生於海心，  
或有清風明月照映着波濤送我入殯。

十七，二，十七於瀛甯軍中。



## 小品

原紹江

### (百八十)放血與「挑草子」

中國醫家，雖然也相信放血可以治好病，但似乎並不主張樣樣病應這樣治，而且也很知道人身有些地方若出血不止是很危險或竟可以送命的。請引「內經素問」為

證：

(1) 六經的「氣」與「血」各有多少，只宜從其多者而去之。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其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血惡氣，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也。」

(2) 有些脈出血太多是極危險的。

刺禁論篇第五十二：「刺附上，中大脈，血出不止，死。……刺舌下中脈，太過，血出不止，為瘡。……刺足下布絡中脈，血不出為腫。……刺氣街中脈，血出為腫，鼠僕。……刺陰股中大脈，血出不止，死。……刺臂太陰脈出血多，立死。刺足少陰脈，重虛出血，為舌難以言。」

(3) 得泄血與否，應以「神」，「氣」，「血」之有餘或不足為衡。

調經論篇第六十二：「神」有餘，則寫其小絡之血出血，勿之深斥，無中其大經，神氣乃平；神不足者，

視其虛絡，按而致之，刺而利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氣」有餘，則寫其經，無傷其經，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不足，則補其經，無出其氣。……「血」有餘，則寫其盛經，出其血；不足，則視其虛經，內鍼其脈中，久留而視脈大，疾出其針，無令血泄。帝曰：「刺留血奈何？」歧伯曰：視其血絡，刺出其血，無令惡血得入于經，以成其疾。

(4) 去血應在「邪氣」方至之時。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夫邪去絡入於筋也，舍於血脈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刺出其血，其病立已。

(5) 邪入絡，腹有血脈，肺熱，各種瘧和各種腰痛，皆應刺各處去血。

經刺論篇第六十三：邪客于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胸脅支滿，無積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頃而已。……人有所墮墜，惡血留下，腹中脹滿，不得先後；先飲利藥……刺足內踝之下，然骨之前，血

脈出血，刺足跗上動脈；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瘡，見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刺熱篇第三十二：肺熱病……刺手太陽陰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刺瘡篇第三十六：足太陽之瘡……刺郄中出血。……肝瘡：刺足厥陰見血。……胃瘡：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瘡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空，出其血，立寒。……瘡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旁五肢各一，適肥瘦，出其血也。……諸瘡而脈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十二瘡者，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不已，刺舌下兩脈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刺瘡者，必先問其病之所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者，必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風瘡：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附髓病，以鑱鍼絕骨出血，立已。身體小痛，刺至陰；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刺其郄中，

太陽正經出血，春無見血。少陽令人腰痛：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夏無見血。陽明令人腰痛：刺陽明於脗前三疔，上下和之出血，秋無見血。足少陰令人腰痛：刺少陰於內踝上二疔，春無見血，出血太多，不可復也。……解脈令人腰痛：刺解脈在膝筋肉分間，郛外廉之橫脈出血，血變而止：刺之血射以黑，見赤血而已。……衝絡之脈令人腰痛：……刺之在郛陽筋之間，上郛數寸，橫居爲二疔出血。會陰之脈令人腰痛：刺直陽之脈：出血。……脈痛俠脊而痛，至頭兀兀然，自臏臏欲僵仆，刺足太陽郛中出血。腰痛上寒，刺足太陽陽明：上熱，刺足厥陰；不可以使仰，刺足少陽；中熱而喘，刺足少陰，刺郛中出血。

(6) 五臟病，應去血。

臟氣發時論篇第二十三：肝病者：取其經，厥陰與少陽；取血者。……心病者：……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郛中血者。脾病者：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肺病者：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腎病者：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去血尚有旁的顧慮，茲不具論。以上所引，已足證明中國古代的鍼刺家對於去血是非常審慎的了。

各處的民人，却似乎並不是這樣的有節制。小品百四八與百四九所講的放血之外，頃又從書上看到一種，是爲「挑草子」。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草子」，卽寒熱時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舌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實無加損于病，必服藥乃愈。

這種不能發生實效的糊亂放血，我願要多知道些，敬乞小品的閱者諸君通信指教。 二月二日寫完。

(百八一)「血像」

偶像怎樣造纔可以「靈」，我也想多知道些。放入鴉或蛇的辦法，前從「祛疑說」看到，已經抄出了。茲見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五百六九云：

閩省上府各縣，往往有奇案：旅客獨行山路，輒爲人鋸其手，或鋸其腿，或挖其心與目，或割其陰，屍肉模糊，極爲可慘。亦有獲犯到案者，問其命意，則以「塑血像」對。彼謂割活人之肢體，以之塑造神像，謂之「血像」，靈異非常。此等人以賣鬼卜爲業，挑一香担，担上有極小之神龕，遊行各村；凡「打花會」者，

聞香担至，必就神前問卜，以定宗旨；每卜一次，得錢十餘文。……担中有血像者，則營業異常發達，然百不得一二也。血像亦有供諸室中者。……  
 勞麗「夷堅志」也說及這等事，夜無書，不能查。

二月三日燈下。

## （百八二）水與淫

——前兩段是舊稿，寫於十六年三月——

（一）民國十四年六月，我從漢口乘火車回北京。同車有王某，是北京同仁堂藥舖的跑外。我們二人，一路時常交譚，有一次而且譚到了女人。他告訴我，梁士貽的姨太太和小姐們對於買賣公債票是怎樣的精；他又暢譚北京商界中人是怎樣的愛「逛胡同」；最後他又將南方北方的婦女作比較。因為並不把我認作南方人，他就把他對於南方婦女的隻字評，老實說出，曰「淫」。譚話時火車還在湖北的境內跑着，我記得分明，他用那剛纔應過貴重的「聞藥」（裏面有金屑，所以貴重）的手指，指着餐車窗外活像在飛跑的河流，發議論曰：南方多水，所以南方的女子比北方的輕狂。

（二）十六年二月，我在北京無意中遇見了一個可說是

王跑外的同調。其人乃一年老的人力車夫，因他拉得很慢，我就和他說話解悶兒。「不怕你笑話：碰着，我一天也拉一塊來錢兒，毛兩塊錢兒。」因為他的「坐兒」都是他的「街坊」，街坊是幹嗎的呢？私娼。她們都「憐惜」他，「照應」他，所以他的錢來得容易。說時，他對於她們頗有怨辭。「自然哪」，我說，「有落兒的誰還幹那個？」「倒不是有落兒沒落兒」，他改正我道，「這年頭兒，沒落兒的也許不幹那個，有落兒的也許幹。……您想，現了北京城裏，到處安了自來水。水管子一天到晚的開着，嘩嘩的放水。照「字兒」上說，人沾多了水氣。不是總有點兒改變嗎？」（注：比較「淫」字和「姪」字。）

以上兩段，想為歙縣王仁先生所樂聞——胡適之題字又章太炎作序的「中國醫藥問題」，便是這位王先生的大作。頁十三至十六曰：——

天時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呢？換言之。就是空氣。空氣不要錢買。你可一天不吃飯。不可一時斷絕空氣。但是天空的氣候。常常有變動的。普通分春，秋，冬的四時。而四時中包含的氣候。可以分斷的。叫做風，寒，暑，濕，燥，火，的六氣。……六氣的名詞。可以推廣分斷其原素。以至於無盡。但是：總

不能完全根本否認有六氣的說法。你要說沒有。良心一定不答應的（紹原按：此句妙極，應加雙圈。家去病兄閱政治思想史。謂法國學者，孟德斯鳩。亦言寒燥暑濕之影響于人性者甚深。寒地之民重自由。而熱地之民則多奴隸性。且謂多妻制度。亦熱地人之專有。雖其言是否可信。固成爲問題。但亦足見寒Cold Dryness 暑 Heat 濕 Mixture 之說。西人未嘗不持之也。持氣候移人之說者。在孟德斯鳩之前。有波丹者則以經度 Longitude 緯度 Latitude 爲言。謂北方人尚勇。南方人尚智。（此緯度之分）西方人則近于北方人。東方人則近于南方人。（此經度之分）其說亦有幾分理。惟風火二字。尙未能見其說。（紹原按：我勞勳見過。）據此看來：六氣可以影響人性。不要說是疾病了。總之中外學理。本有相通。不說中國的說話。必等外國人印證而始信，罷了。六氣之說。既有着落。那麼中醫幾千年的學術論理。便是有了根據。你就不能推翻了。

十七年二月十一日寫完。

### 嚶嚶書屋在什麼地方？

（問）嚶嚶書屋在什麼地方？

（答）在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六百三十二號。

（問）有汽車電車可通嗎？

（答）有，多得很；一路二路電車，一路九路公共汽車，都可以直達。

（問）下車後到嚶嚶書屋還有多遠呢？

（答）趁一路二路電車，到愛文義路哈同路口下車，進哈同路一直走，就會看見民厚里了，找到民厚里第七弄，進弄第十家便是嚶嚶書屋。

（問）還有公共汽車呢？

（答）一路公共汽車，到靜安寺路哈同路下車，一下車就看見民厚里，你找第七弄第十家便是。九路公共汽車是可以直到哈同路民厚里第七弄口的，加二方便了。



## 格

## 言

La Rochefoucauld 原著

我們的道德最常不過是裝扮的淫惡。

一

我們當作爲道德的東西常不過是各樣行爲與各種利害，或機運，或我們的便巧曉得安排的集合；男子勇敢，婦人貞潔，常常不是由於勇敢，由於貞潔。

二

我愛是一切阿諛人中之最大者。

三

在我愛的國土內，雖則人有了種種的發見，但未經人知的地方，留下正多。

四

我愛比世上最機巧的人更機巧。

五

我們的感情的久暫不由我們作主，同於我們的生命的久暫。

六

感情時使瘋子爲最機靈的人，時令機靈人爲最蠢漢。

七

那些眩人眼目的偉大顯赫的動作由政治描出如宏偉謀猷的結果，非爲通常是脾氣與感情的結果。有如奧古斯提與安敦尼之戰，人歸因於他們各有爲世界主人翁的野心，實則或也不過是妒忌的結果。

八

感情是能說服人的獨一無二的演說家。感情像是自然

界的一種藝術，其法則斷不能有誤；最簡單的人，有感情，比最能言的人，沒有感情，能說服人。

## 九

感情有一種不公正與一種特殊利害，而使人遵從之則危險，人當不信任感情，即看來感情似為最正當有理時亦然。

## 十

人心中有一類感情的永遠不斷的體代，以此，這一種感情的崩壞則幾常常為那一種感情的建立。

## 十一

感情時產生與自身相反的感情；貪吝有時生奢侈，奢侈有時生貪吝；又人常因懦弱而堅強，因恆怯而果敢。

## 十二

人雖費幾許小心以誠敬德義的外表遮覆其感情，感情終常是穿這些面幕而出。

## 十三

我們的我愛受我們的意見被判決的苦，比受我們的興味被判決的苦更為急切不耐。

## 十四

人們不單易於喪失受惠與被辱的記念；他們且怨周濟

過他們的人而息恨曾以侮蔑加諸他們的人。酬善與報惡的實行在他們似是一種卑抑的行爲，他們難以誠服。

## 十五

王公大人的寬仁常不過是想得民衆愛戴的一種政策。

## 十六

這種寬仁，人使之爲一種道德，其見諸實行，時或由於虛榮心，有時由於懶惰，時常由於恐懼，幾乎常常由於三者一齊。

## 十七

幸福人的謙和來自好運氣給與其脾氣的安靜。

## 十八

謙和是怕跌入昏迷其幸福的人們所應得的怨望中與輕蔑中的恐懼；這是我們的才力的一種虛浮的誇示；又在其最高位置中的人們的謙和則爲想現示自己比自己的機運更偉大的欲望。

## 十九

我們大家都有充分的力量忍耐別人的痛苦。

## 二十

哲人的堅定不過是禁錮其騷擾於心中的法術。

## 二十一

判決受刑的人們時裝對死的一種堅定與一種蔑視，本來死亦不過是覺察着死的恐懼；以此，這種堅定，這種蔑視在他們的心中如布帶之在他們的眼上。

## 二二

哲學容易戰利過去的痛苦與要來的痛苦，但現在的痛苦戰勝哲學。

## 二三

少有人認識死：人受死的苦，通常非由於決心，乃由於愚癡，由於成例，大部分的人死去因為人不能自禁於死。

## 二四

當大人物任為其長期的不幸所困厄時，他們使人看見他們得支持不幸，只由於其野心的力量，非由於其心靈的力量，而外除一種偉大的虛榮心，英雄生來如其他的人一樣。

## 二五

受持好運氣比受持壞運氣要有更高的道德。

(失之譯)



### 小約翰

(象徵寫實底童話詩)

荷蘭舉稿單作

魯迅譯

未名社發行



## 離愁別夢

(法行通行第六)

傅雷

牟均，變均：

一九二七年末日前夜，我們在淒淒慘慘成威的咽嗚中，握了最後一手之後，迄今已快半月了！

在朦朧臆測之中，過了浙閩諸省的海關。復在雨意重

重中，別了揮臂牽袂的九龍，過了「英國人的樂園」的香港；更踏到了法威赫赫的西貢。現在正離開了新嘉坡，向印度洋駛去；大概明後天便要一擲其鋒了吧！

怯弱的我，帶着委委曲曲的隱情，含着孤孤寒寒的愁意，抱着渺渺茫茫的希望，無可奈何上了船，割棄了所有的愛我的親戚朋友，鼓着青年時僅有的一些活力，望着大海中飛去。不料天地之廣大，宇宙之奇觀，只使我更落到彷徨無措之悲號苦境中罷了。

自西貢啓程後，因幾天的安定更襯出海神的播弄。我只有能在牀上躺了整整的一天。靜聽着窗外的海波轟轟地擊撞過來更聽他崢嶸地浪花四濺開去。可憐的稚嫩的我的心啊，只被他擊撞到搖搖欲墜；抑壓的無量數的我的愁啊，只被他絲絲亂抽。中心只是一陣陣焦急煩悶占據着，化出來的濃烟，便浮在腦中飄作烏雲。

我想到動身前三夜的母親的諄囑告誡。她自從答應我去國的時候，在悽惶的允許的言辭中，已滿蓄了無限的期望勉勵之意。其後在一個半月的籌備期中，見到我時，終提起那悲痛激勵的話頭。到臨走前之夜，更是滿面縱橫着淚水的致她那最熱烈，最急切的希望！在斷斷續續的硬咽中，泣訴她一生悲慘的命運的，最後的曙光！啊，母親

啊！我那時是如何地感泣，如何地鄭重應承你那再三的一句話：「你數年來在國內的操守，千萬不可喪失啊！」啊，母親！我數年來的流浪頹廢的生涯，只在死氣沉沉，苦悶窒塞中待命；你却還以為我說有嗜好不會，遊蕩是我的操守呢！母親啊，你這句話真使我心底的淚泉奔湧！我更想到十六年來母子二人相依為命為環境。國家多故，生活堪虞，母親以一屢經患難之身，何能再受意外之激蕩？此五年啊，五年，母親！我實在有些放不下你！我家風雨飄搖的危期，是由你，母親啊，撐持過去了。然而環伺我們的敵人，又怎保得不乘此罅隙，再來襲擊！而且，你素性堅強，些須小病，從不介懷，傷風咳嗽，永不延醫。尙記得，你有幾次臥病了，還力拒服藥；直到你要我服藥，我以外也須延醫為條件時，你才勉許。這五年中怎保得病的惡魔不來侵擾，天氣的輕變不使你感冒呢？母親啊，這些，這些，凡是我所不能放懷的，你統不放在心上，你竟不堅持的允許我的遠離，數萬里的遠離！你竟不躊躇的答應我的長別，四五載的長別！你只是鑒於父親前車覆轍，而再三再四的叮囑我「交友啊，要好好當心！」更進一層的你再三再四的對我說：「如果你去後發見你身體不好，或是有什麼不慣時，你應立刻歸來，切不可以為重洋跋涉，

一無所得，羞見父老，而勉強撐持！兒呀，你千萬要聽我這話！……」說時你是聲淚俱下了！母親啊，你竟是沒有了自己，只有你兒子一人了！你底世界裏，你是早已把你自己和父親同時取消了！現在的你是只為我而生活着，母親啊，你的愛啊！你的偉大啊！你的無微不至的愛啊！你的真誠徹底，無目的的愛啊！

我更迴溯我渺小內短促的二十年生命中，除了前四年是被父親母親共同的撫育教養之外，其餘的十六歲都是母親啊，你一手造成的！你為了我的倔強，你為了我的使氣，你為了我底無賴，你為了我的嬉遊，這十六年中不知流過了幾千萬斛的眼淚！尤其是最近幾年，更常常為了一些小事和你爭鬧，竟鬧得天翻地覆，不得開交。所謂大逆不道的事，我都鬧過了。我只為你愛我而束縛我而反抗，而怒號，而咆哮。我幾次演成家庭的悲劇！你都會極忍辱的隱忍了，容納了。你還是一心一意把你的每滴血都滴到我的血管裏，你還是一心一意把你所有的精液灌到我每個纖維裏！母親啊，你之與我，只有寬恕！只有原宥！只有溫存的愛撫！你一切的抑鬱的嗚咽，只有在夜靜更深的時候，獨自聽得的！……

然而母親，你十六年的心血的結晶的我，負了這般重

大的使命面在大海中彷徨，而在黑暗中摸索；堅定確定的觀念，隱隱中又已起了動搖！母親常說我「心活」，母親，我的確有些心活！然我不得不心活啊！我底心真是在怎樣的壓迫之下嘯！

我更想到上船的一幕。你淚眼晶莹的上汽車，你眼見一生的唯一的曙光，將要像斷線的鴿子一般獨自在天際翱翔，獨自在海邊覓食了。慈母的企念永不能有效力，感動懇摯的教育再不能達到！你竟把你淚血的交流培養長大的孤雛一朝撒手了！母親，我能想到你那晚汽車中的流淚，比我癡立街頭擦着炳源不住抽咽的淚還要多；我更可想到這十幾天來的你的午夜夢回，你的晨雞唱覺，比我的離愁別夢，比我為海病悽惶，更要苦楚悵鬱到萬倍！

五年啊，五年啊，母親！這五年的一千八百多的長夜，你將如何的過去啊？

母親，你是有失眠症的。往往夜裏做活，到半夜過後才上床，到了三點一響便醒，再起來點着燈獨坐做活的光景，現在復在我眼前憧憬了！

母親，你是有腳氣病的。往往白天多走了路，夜裏便要腳腫得穿不上鞋。行前我回家的幾天，我仍是這般的大

意，後來從家裏出來上汽車時，那忠懇的女傭偷偷地鄭重地說：母親這幾天又在腳腫啊！母親，我再三托叔父陪你看醫生，不知現在實行了沒有？醫生的診斷如何？醫生查驗的報告如何？不妨麼？無害麼？……

我更想到母親的多勞：無論鄉間的打架吵嘴，或是族中的糾葛訟事，都要訴到我母親跟前來。甚至學校募捐，窮人寫願，無一不要來煩擾母親。然而，母親爲了我，已夠把她的生命的活力消耗了，更還有甚麼餘暇，甚麼精神來管這許多閒事？我出門前，拜託族中的長老說：「母親年事漸增，精神漸衰，族事有諸長老主持，鄉事有里正紳士評判；老母何能，敢來越俎，謹乞代爲婉辭聲謝却！」不知他們已否諒及苦衷？更不知諸鄉人能否曲諒，不再上門訴說否？……

唉，……我想到母親的事，真是寫不完，說不盡呢！我的心更如何放得下！我竟忍心開口要求她允許我的遠離，我竟忍心真真的捨棄了她而上路！我更不知自愛的在大海中彷徨！……母親啊，我的罪孽，將要和你的至愛永古長存了！

牟均：我是這樣地輪了一日，想了一日，也這樣地夢了一日！

我夢見我將要上船，還未上船時的忙亂；親戚朋友，齊集一堂的預備送我，正像前日一樣。我更夢到船的臨時延緩開行，和諸親友意外歡欣地敘談那珍惜的最後的時光。我更夢見母親的臨別時的流淚，我也對泣，因此而在夢中哭醒了。醒來還是白天，三點半的茶還未喝過，船還是那樣的把我的腦袋搖晃。於是我揩揩淚痕，又沉入冥想中去了！

這樣的夢，夢別離的一幕的夢，差不多夢到五六次以上了。昨夜還是做着這樣的夢呢！至於我的冥想，想前途的渺邈，那更是無時無地不想的了！現世的虛空，未來的夢幻，叫我日夜徘徊着！一切的誘惑。種種的恐怖，令我時時刻刻担心中！

車均啊，於是我更想起你來了！

車均你是這樣地期望我的人，你是這樣地愛護我的人！

「青年終該要血氣盛一些的了，何況像你這樣燃燒得太陽一般的人。袒着胸要擁抱全世界的人。固然是未來的光明人生的象徵呵。但我就是為相信了你愛的真誠，願延留你到人們已到喊得醒的時候。……」

車均，你是這樣地熱切地要延留我的人，我應當如何

地延留自己！

你更說：

「我們唯一的力是生存呀！有生存才會明白透澈，有生存才有勝利。有所為的人必能有所不為。能守方能言攻。狗偷阿世者要諳練世故，旁觀研究者也要諳練世故，革命黨尤其要諳練世故。我們不信善惡是天外飛來的。不研究不知人生真相，不知善惡根原。而且防防暗箭驟驟明鎗，表示不贊成別人有如此自由，亦不算怯弱呵！……」

車均，你這樣的轟天大炮，的確準對了我的厭世的人生觀，的確參透了我的人生的煩悶苦惱了！入世，入世，你如何地叫我「要諳練世故」呵！研究，研究，你如何地叫我「知人生真相，知善惡根原」呵！朋友，我的確太怯弱了，太怯弱了！我應當入世，我應當研究，我應當勇敢！

車均，你同信封內的第二信有這樣的一段話：——

「據福祺的面述，你們赴法的最大原因是逃避煩悶。什麼是煩悶？爲何要逃避？神經不甚健全的我，不勝其杞憂呢！爲的是煩悶的光降，是不可知的。逃避嗎？我的關懷呢？……」

朋友，我現在已經把你的話體驗到了。你和愛均才是神經健全的！我在三十夜，在船上和臨照福祺這樣地說

過了的。)變均那晚因為臨照的說起煩悶的緣故，也曾發了一陣和你同樣的言論。牟均，我告訴你：我此次的赴法，逃避煩悶固然是個大原因，但我之所謂煩悶者，其成分恐怕與福祺的有些不同。因為我的煩悶中，細細的分析起來，還是讀書的煩悶，追求人生的煩悶居多。我會好幾次想過：我數年來的頹廢生涯，應該告一結束了。空洞的頭腦應該使牠充實些了。這樣我才發了赴法的宏願的。現在的種種，我只望他是離愁別夢，我只望他是我厭世的悲哀的人生觀的餘波！我應記住你的希望，我應勉力向着未來前進！我應當為我的母親，為我的朋友，為我的愛人，為我自己，勉力延留着！

我更該記住變均在船上的最後的贈言：

「希望你不要忘掉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一塊爛肉！你應當救出在爛肉上受苦的人，你應當敷復這世界的創痕！」這幾句贈言，於我是當然擔當不起。但是我如何怯弱稚嫩的人，應當竭力肩起這肩不起的担子！

窗外的狂濤，比晨間狂暴得多了。我應當袒着胸去接受印度洋的洪波，我應當把炳源說我的胸中的毒汁（即謂我厭世悲觀）蕩滌淨盡！

末了，我應在此向牟均變均道歉，我常貿然的發表我

們私人的通信。並且這樣的信，也不直接寄你倆一封。請恕我，我實在無力再抄一遍！這是我的草稿，這是我的原正！我更應在此向讀者諸君道歉，我常常以私人的瘋狂的情緒，來糟塌你們寶貴的篇幅！（牟均，我真慚愧，還脫不了你的所謂「臭文人」的習氣！）

告終了，祝 你倆兄弟的快樂！並祝

國內的諸親友都好！

一九二八，一，十三。離新嘉坡後一日。慈安。

明天一早可到哥倫坡。印度洋竟很馴伏呢！

寄語諸親友放懷釋念！ 一，十六，下午四時。

南京花牌樓書店出版預告

寒煙社叢書之一

他 她

著者 爲法

◆准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 林風眠個人展覽會

有麟

看了林風眠的個人展覽會，使我「黯然」。

「黯然」，在中國何時何地何物不是使人「黯然」？可是，我這裏之所謂「黯然」，是說：有一種沈在萬丈深淵而不能解放的苦悶，的懊惱，的麻木底的剝那間的沈默與昏黑，並不像中國一切的莫有掙扎，莫有努力那樣的昏沈沈平靜靜的「黯然」。依此，則林風眠的畫，成了破壞者的吶喊了，我想事實大概是這樣。

嘉勒爾說：「不法者對於現社會制度的破壞，這是近代社會的特色。」而林風眠，也就是這種不法者，對中國藝術界吐了萬丈的光芒，走向新的道路了。

「新的道路，這是人人都應該走一步的。所以就連對藝術完全門外漢的我，也抱着病，攜着妻去追逐尙賢堂的展

覽會場。

「呀！還得買貢獻。」在剛走進尙賢堂的領土內，妻忽然這樣講。

一抬頭，確的。在入場的門邊上，貼着三尺長的紙條，上面還用刺目的紅色寫着：「如果您要了解林氏藝術思想，請先購買獻入場。」

「伏園真會作生意呢。」我笑着對妻說。簽過名，揚長地走進會場了。

但因為展覽會的目的還未印就，就在這第一天開起的展覽會場裏，便害的我先跑滿了一個大圈子，細看每幅畫的題目。因為我覺得凡有一切藝術品，牠的精神的躍動，便應該在題目上表現出來，而藝術家的偉大與否，誠實與

看畫往往在題目裏面顯現得極清楚。於是我便擇定了「餓狼」、「平靜」、「紅色」、「摸索」、「風雨之後」、「生之熱」、「惡潮」、「金色之顫動」、「人類的歷史」、「民間」、「人道」等，想像爲林氏的代表作，便在這幾幅上着眼了。

至於是否真爲林氏的代表作，我想似乎無考究的必要。因爲我們只要一想這些題目，便知道每幅畫裏面，都含有作者的真誠的，苦悶的，希望的生命力。

現在，讓我們來看這些畫罷。

先從「摸索」起首。這是一幅長寬蓋全場的絕大的畫。裏面有荷馬，有耶穌，有但丁，有莎士比亞，有易卜生，有託爾斯太等等。總之，凡是挑起千萬斤重的負擔，不顧國民公敵地，不畏難，不苟安，專作他自己所要作的事，那種大大的傻子，都當作爲這「摸索」裏面的人物。因爲「摸索」所象徵的，就是努力，——不斷地努力，探討，探討，努力。試想：不是絕大的傻子，誰肯幹無終止的工作呢？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摸索」中的全部人物都沈在懊惱苦悶中。說笑話罷，有的類似老壽星，而沒有老壽星的歡喜。有的好像天官賜福，而不如天官賜福和平。有的又彷彿窮工人，而却没有窮工人的顯露的悲哀。這些雖然都是「不如意的是人間世」的表情，但作者對於延長四五

年之久的歌職，恐怕有很深的影響罷。這裏，我們的爭者，應該是「神秘的經驗者」了。

「摸索」後，我們便看見「金色的顫動」了。讀者大概都知道 R. D. Johnson 說的「繪畫是顏色的藝術」罷。確實的，「金色的顫動」，便格外能證明顏色是繪畫藝術的肉形。我們在浴女胸前背後，都能看出肌肉的顫動。但這種顫動，是莊嚴，是尊貴，是能促起希望的一種「金色的顫動」。我們在此也不好稱作者爲「未來」人。然而，倘不是顏色的表現，我們不是會想到希臘海邊的買泳女妓麼？「金色的顫動」啊！怎的又碰着「惡潮」？

提起「惡潮」，我們便想到 Byron 的「湧上前呀！你驟而暗蔽的大洋呀，湧呀！湧呀！湧呀！這種在來的恐怖，吸着各個人的心胸，然而，不要逃。我對作者生平不大清楚，不知當時受了什麼重大的刺激，沈痛到幾乎要靜待死的來臨。然而，只是「幾幾乎」，因爲馬上就「平靜」下去了。

又嘗說：「我暗地裏聽着夜鶯；好些次我幾乎愛上了平靜的死神」。在 Byron 固然是別有所感，但平靜的莊嚴與穩重，有的時可以使人發狂，有的時可以使人戰慄。而我們的作者，便取了這樣的名稱。畫些站在海邊的織女們，

不動地，眼望着前方，在求什麼的來臨。我覺得作者在這一點上，雖身居異邦，但在構成情緒時，忽然有了故鄉的概念。於是一點傳統思想，便活躍在畫上了。

現在我們再看一看「風雨之後」的情形。

法國海邊窮苦的舞臺們，經過狂風的吹，暴雨的打，溼淋淋的身，向着海岸走去，那種沈重的悲苦，抖戰的身，好像快有惡夢來到。作者環境的險象，可見一斑了。

我們看了「摸索」，「金色的顫動」，「惡潮」，「平靜」，「風雨之後」等等，不僅想到人類的矛盾生活，是多麼變化無窮啊！試想：有「紅光」，有「金色的顫動」。然而，一起也有着「惡潮」與「風雨之後」的情形。自然我們不是「平靜」，就是「摸索」了。偉大的「生之慾」啊！演下了這樣的「人類的歷史」。

「人類的歷史」，說盡了在莫泊桑一句話裏：「性慾與富貴。我想無論用什麼方法去分析，解釋，推演，古往今來的社會的組織，總是基礎在性慾與經濟上。所以「人類的歷史」裏，除了赤裸裸的女人與孔雀外，簡直成了殘忍的暴力與血淋淋的頭骨。在這裏還有必須說明的，就是弗洛伊特的性慾為藝術的基礎論，在這幅裏顯然地成功了。而我們的作者，也用了一切的生命力在這幅畫上，道

破了千古的祕密。說句誇大話，與莫那利沙的微笑，雖然異曲，在藝術上，却是一樣地成功着。

現在要說一說「生之慾」了。

「生之慾」是一幅中西混合的畫。作者取了叔本華的生存的慾望說，又用了世間最有力者虎作外形，成就了這幅畫。但因為是中西混合畫，——簡直可以說是——一幅十足到家的中國畫，莫有氣，莫有力，自然形成紙上的，只有幾個死老虎了。在我未看這幅畫以前，我以為作者定將受過西洋藝術洗禮的精神與氣力，全注在這幅畫上面，大刀闊斧地表現他自己的新生命。誰知看了這幅畫，就連喜歡躍動的我，都感覺到平平。不努力，不爭氣，不前進，我們的老大民族，當然只能萎靡下去了。

不過，林風眠的畫，在大體上說，算是中國藝術界第一聲，雖然中國會有過什麼「藝術叛徒」與「蕪人」等了不得的作家，但那只能讓人家自己了不得去，我輩俗人，是沒有什麼話可講的。

話可得說回來了。我前面不是說，看了林風眠的畫使我「黯然麼？林氏在顏色上的確使人沈默，靜止，灰色。那種「黯然」的印象，無論誰我想都會感覺到氣悶！蓋以自歐戰後，各國文化突然陷入停頓狀態，同時又因政治的紛

亂，社會環境的險惡，青年人都感覺到肩上有負重的壓力，於是相率起而掙扎，以擺脫一切舊暴力的壓迫！不幸根深蒂固的舊勢力還未擺脫，新的壓迫又層層逼上肩頭了。於是乎沈默，靜止，灰色。但我們要認清：這種沈默，靜止，灰色，並不是長此萎靡下去，是預告大風暴將要到

來，新的曙光馬上就在眼前。猶如佛冷士馬克說的「暫時」的靜止，是對於過去的告別」一樣。那麼，即使覺得「黯然」又何妨呢？

我的可愛的而可咀咒的「黯然」呀！

一九二八，三，三。上海。

## 介紹「新生命」

雲章

中國國民黨，以及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雖然已有了空前的發展，究還須從長討論黨的和國民革命的重要問題。

黨是消過了，共也分離了；然而眼看着黨的組織日漸鬆懈，革命的熱忱日漸冷却。怎麼辦？

這是一個當前的大問題：要怎樣使黨的組織得以健全起來，革命的精神能夠發皇起來，國民革命依舊能繼續的向前發展，換一句話，即使黨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有「新生命」的發現。

「新生命」的出版，便是為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推究根本的原因，使黨趨於這步田地者，畢竟是一般人對於三民主義尚無明確的認識，似是而非的主義的攙入固不必言，根本還是幾千年來的封建思想從中作祟。

我們覺得這樣的刊物，實有介紹於我們的讀者的必要，尤其在今日邪說繁興，最易以偽亂真的時候。故敢借著「貢獻」的空白，為介紹如此。

再，「新生命」的執筆者如戴季陶周佛海諸君，都是於黨的主義及組織，有過深切的研究者，他們能夠來擔任這種工作，這是我們覺得可以欣幸的。



## 四川生活底一斑

蒲伯英

伏園先生：

「久違之字，忽奉華緘，」真是一百分地道的「空谷足音」，使我有說不出的感歎和歡喜。悠住的地方，有「朋友」而且有「閒說話的機關」，這是何等的幸福。我呢，見不着人，生不得氣；「智識階級」誣告既然可怕，而大人物的「野蠻禮貌」，尤其比胡椒麵更為難嗅；於是乎只好一切「避之大吉」，即便有人可見也不高興見了。氣閉到難受的時候也想出一出；而況滿地都是「閒說話」底材料——悲劇的或者喜劇的——要寫儘夠寫。但是寫出來怎麼樣呢？我們歐國是隨時隨地要「檢查」的——就是隨便拆信。一位連排長的「御名御諱」，也時常可以發生「犯磨勘」的處分；而寫白話文又不是正人君子之所喜，——新近縣裏的教育會

議，因為革命成功，北京教育部底法令已被打倒，幾位教育家就決議廢去部定的國語教本，自由採用國文教科書；這些教育家都是二十幾歲的同志——自然要教你不敢胡亂出氣。我這一年來從沒給外間朋友通過什麼消息，或者寫點什麼快心快口的東西，就是因為怕這些麻煩；除了我已無心緒無勇氣不算外。請您想：我這個人的「空谷」空到什麼景相呀！

我去年回縣，本為打饑荒，想弄點錢出去作「閒說話」底資本。誰知不但大計畫不成功；連田房也找不着買主——因為一年至少要完六次糧。家母因為老而思鄉，忽然非同縣不可，實出區區計畫之外。我不但不思鄉而且有些恨鄉了！覺得勿論理想的「太平天國」；就是「首惡之區」，

也有我們最小限度的精神娛樂；所以現在還是天天想往外跑。但是新明劇集一把火燒了，剩下好些萬塊錢的債帳；老人又回了家；兩頭都要有個安頓，歸總就是要一筆較大的款，纔能夠游行自在。幾時弄得有點眉目幾時就可出門會朋友過「閒說話」的生活。這事看來很有點難；但是我底志願是不打算消滅或更改的，且做下去罷！未能離開鄉土以前，消遣的事就是「開治天油」，（有印刷的「開治廣安天油」二冊，另寄請教，）已經募集了兩三萬塊錢，可以先開一個公園；趁這春天，先着手培養花木，隨後再辦遊藝的事；大約有半年功夫可以粗具規模。還有一件無聊的消遣，就是「開倒車」做老文章老詩。有些是硬追的應酬的東面，也有些一半出於自動。現在各鈔一首奉寄，也可以想見我「近狀」底一斑。但這不是想到上專集去的，更不是可以載在什麼「文學某刊」的，請您自己看看好笑了，別向外人替我出醜！

「賈獻」二二期未收到，想是因為「廣水」兩個字把郵差弄迷糊了——我的歡圖是「廣安」；望您再給我補寄一份，我暇時也可寫一點東西「賈獻」；只要

儘們肯笑納。就此祝您和春蓬先生底健，別的容後再談。放圖見面時替我問好。 伯英。十七年一月廿五日。

### 羅江河君級三墓誌

據人勸贖，於名曰盜，於法曰應死；此殆為憫人言耳。若所謂軍者，師者，旅者，團者，營者，連者，排者，建其尊號以恣恣索，聽則拘繫良備，課責成數，不登蓋不止。豈惟無敢擬於盜而誣之於法；且必謬為恭敬，若甚甘焉，以律免決裂；彼侈然上肆者，乃日益坦坦行所無事，不復自覺或有慚德。耗矣哀哉！今之四川人乎！而羅江河君乃不然。民國五年，羅江有北軍駐至，縣知事以下皆逃。君獨以身有公職，義不當去；於是其營長遂執君，使贖獻五萬圓。君侃侃言地方疾苦狀，雖一錢不肯承。相持至深夜，營長見留君無益，變計欲縱之出，而要約以明日納錢，且減其數萬為千。君笑曰：「我終不能從縣人飲錢，則今夜出，明日仍就拘耳！何必多此往返？」營長大慚；然竟無奈君何，旋引兵他去。此事至今猶為縣人所稱道；而君則既沒且葬久矣！君諱汝漢，字級三。先世自甘肅遷四川，為羅江人。曾祖錦齋，祖治平，考警三，生君兄弟二人。君幼而強敏，年十二能操家政。甫成年已為縣人推重出任公職；歷育嬰，勸工，團練，市政諸局，咸有建树。五十後，始養年謝事；事有大者，鄉人猶就諸

焉。其處家族里鄰，大約一以急險謹夷爲義；而尤爲地方  
 吝嗇物力，往往犯怒觸禍無所憚。假縣邑各有似君者數  
 人，橫暴誅求，或亦稍稍自戢；而君竟以愛弟之傷，悲悼  
 致疾歿。沒年若干歲，以民國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縣東某  
 某之原。其第三子北衡，績學能行，好任事，有父風。與  
 伯英繼善，書來請追爲墓志，墓志之如此。嗚呼！今四川  
 疲敝極矣！豈竟無慕君而繼起者乎？

## 失眠

夜熱苦難睡，微伴向晨涼。驚醒月未墮，謹諱股震牀。  
 趾繁口尤衆，壑谷層巒整。非寇卽大火，酷哉猝不防。  
 稱辨唱口令，乃悟兵操忙。反臥吐長噎，心如驚鳥翔。  
 每夕倘復爾，失眠病且冠。擇鄰實未審，審擇亦何方。  
 城軍軍營大，寢處誰獨賊。月無脫巾譯，日少刼市狂。  
 聖矣正須頌，徵民敢怨傷。矧此勤部勒，曠典新張皇。  
 雖虎期速化，所志遠飛揚。境斥士馬飽，云可輕租糧。  
 赴赴亦人子，嗚死伊誰償。戴星肆身手，逃暑非嬉荒。  
 與我同不寐，得逸我猶強。樂此豈不疲，含辛殆難量。  
 或說兵化民，一切廢區疆，自然各安枕，勿勞問夷瘡。  
 滿地盛英雄，持是安從商。諸想亂於夢，強起呼沐湯。

檢除點習憊，坐及晨飯香。意行視舞舍，餘練猶素常。  
 營門靜如墓，萬禪吟颯颯。

## 我覺醒時

庚 珏

我惛昧入世，  
 飄浮我的身軀，  
 在旋轉的年月上  
 過去，輕浮地過去了  
 不經意的生存。  
 及至我覺醒  
 我身軀的重量時，  
 我已被困在嚴重  
 人生的意味裏了，  
 勒令地去承受  
 所應賜予的一切。  
 一九二八，二，一五，實溪。



## 喫上帝的「與喫耶穌的」

李建新

語堂先生：我想對先生說幾句不相干的話，當我讀了先生譯的英國勃雷斯福的「喫上帝的討論」。自然，這個問題給了我許多的趣味，因為從這短文裏可以看見英國的宗教的保守的一斑。不過我要對先生說的便是到底是喫上帝的還是喫耶穌的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雖與巴恩主教等所討論的無關，但你不能不說這個問題也有它的自身的價值。

我以為是「喫耶穌的」，論到聖餐；因為馬可福音明明講到：

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按指門徒）拿着喫，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禱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

馬可，十四章，二十至二十四節。

這是聖餐的起源。其他的三福音，與保羅的書信都有同樣的記載。從這些記載裏，明明說是喫耶穌自己的肉，飲耶穌自己的血，曾未提到上帝的。後來舉行聖餐與喫喝聖餐

的人，也是以麵包與葡萄酒象徵耶穌的肉血，因為耶穌畢竟會降世為人，他究竟有過活的肉身；至于上帝既是無形無色的一個靈，你到那裏去找他的血肉，雖是你想去喫他的肉，喝他的血。自然，所謂喫喝，無論上帝的與耶穌的，都是象徵而不是實在，但是上帝既是無形無臭，雖欲象徵也無從象徵起。

我不知道勃雷斯福所說的「喫上帝的」是否另有根據？先生若肯將你的意見告訴我，我自然十分愉快；若能在貢獻上賜復，尤為適當，因為到底「喫誰的」的疑問，或許不止在我一個人的腦子內迴旋。

一九二八，二，十八，于南昌豫章中學。

\* 李建新。

建新先生：

天主教人所以「喫耶穌」是因為他們相信耶穌是上帝；如果耶穌不是「上帝」，他們便不「喫」，至少便沒有「守聖餐」之禮。這適與一種野人吃鹿或甲蟲因為鹿或甲蟲是「上帝」的例相同；如果鹿不是上帝，便沒有吃鹿的儀式。至少還是勃雷斯福本文的意義。未知高見為然否？

林語堂。十七，二，廿九。

新評論 第五期

黨國的新命脈

乃器

二在中國歷史上步不出

階級鬥爭的痕跡

三我們需要階級鬥爭嗎？

魚常

革命與吃飯

萍若

崔博士口中的平民學生

華榮

勤修的死(小說)

柯莘麓

獻給祖母的禮物(詩)

編者

每月十五及三十日出版

每冊價銀四分

外埠加寄費一分

郵票十足收用

但一分及四分者爲限

上海江西路吉慶里七號

發行者新評論社

特價辦法

學生，兵士，工人，如同有六人以上，聯名訂閱，全年每份只收銀六角，但要學出一位代表，以後刊物全數寄給代表，以省費用。暑假及年假內，可以因訂閱者的要求隨時分別寄到他的家鄉去。

文學週報 (世界民間故事專號)

第五卷 第二十四號

(第二九十九期)

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白璧爾的兒子

喜馬拉雅 徐調宇

蓋留梭

高加索 西深

富農的妻子

意大利 顧均正

神奇的頭髮

挪威 顧均正

青島

塞爾維亞 徐蔚南

狐醫生

法國南部 徐蔚南

最後半頁

俄羅斯 黎烈文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發行

短評一則

三八節告南京婦女書

民衆革命的高潮能永遠消沈麼

詩 國際婦女節日獻給「女軍」

四月二十八(劇本)

南京門帘橋市黨部

崑崙 實味 源

清華周刊 四百三十期

斥「揚子江中立論」

信芳

清華經費應該如何節省

歷

歷史研究法

張企泰

中國領事裁判權問題

信芳

大詩人陸放翁

孟緒錕

慰劉明墀君

北京清華園

生路月刊 第一卷第三期

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曙光樓桐孫

黨治下如何開闢生路 胡行之

可疑的良心 介六譯

愛之還俗 老生

老生常談 老生

酒醉化 遠視眼和近視眼

貨真價實 碧嫻女士

三封信(小說) 胡開瑜

桐影(詩) 胡開瑜

文藝閒話 王任叔

編完以後

定價每期一角五分

上海交通路新學會社發行

# 當代 第一編目錄

## 插圖

革命精神

Louis Blomberg

最近得諾貝爾獎之德列達

一幅

最近去世之跳舞家鄂肯

一幅

謎樣的中國問題

山川菊榮

觀動亂的中國

鶴見祐輔

亂世的中國

大阪朝日新聞

中國國民黨的現在

Roy Cort

新中國的思想界領袖

Robert Merrill Bartlett

戰神眼望着巴爾幹

巴爾幹通信

杜洛斯基的下場

Louis Fischer

對智識階級的宣言

Henri B. Rousse

曆的改革

J. H. Richardson

喫上帝的討論

H. N. Brailsford

上海印象記

Georges B. Maybon

格拉齊亞德列達

Renzo Rendi

妻

Grazia Deledda

列比時風

Grazia Deledda

病人

Michael Zoshchenko

著名跳舞家鄂肯之死

化魯

意大利社會主義者拉察黎逝世

自相

愷撒的妹婿

雲

毫無自由的美總統

雲

婚姻及性生活的訪問處

化魯

女子強過男子

雲

## 當代雜誌

購